

赫尔辛基 – GAC 公报起草会议

2016 年 6 月 30 日（星期四）– 11:00 - 12:30（欧洲东部夏令时间）

ICANN 第 56 届会议 | 芬兰，赫尔辛基

施耐德 (SCHNEIDER) 主席：谢谢！看一下我们的议程，我们可以利用从现在到 12:30 之间的这段时间讨论这一问题，午休之后，我们将召开半小时的意见交流会，谈谈我们对这次会议的感受，特别要说的一点是，我们需要开始为下次会议做些规划，因为和这次会议召开之前一样，关于新会议组织的很多情况我们都还不确定，而且新会议的时间要比平常多出一天，因此我们必须在时间安排上达成一些共识。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来确定公报的最终版本。所以我们的时间很紧张，比普通会议要少得多。我希望我们在讨论时，大家能够记住这一点。

现在开始初审，如果对整个文本有一般意见，请现在提出，请大家在发言时简明扼要，因为正如我所说的，我们的时间有限。

我看到埃及代表、伊朗代表和英国代表想发言，有请。

埃及代表请讲。

埃及代表：

谢谢，托马斯 (Thomas)，我会尽量简明扼要，请在确定新的公报时考虑我的这些意见。我不是想对今天的公报提出任何具体的更改，而是有几点希望大家思考一下。

因为我觉得，正如你们所提到的，公报越来越冗长，并且我们还需要按照我们在 BGRI 工作组期间的讨论，在未来的公报中满足一些其他要求，因而公报会更加繁冗，所以我建议我们应想办法简练一些，直击要点，并且尽可能地缩短整个公报的篇幅。

我并不是指具体的标题或章节，而是整个公报。

并且我认为理由阐述部分太长了，有时我觉得这一部分更像是设法说服其他政府咨询委员会 (GAC) 同事，让他们相信我们在公报中需要加入这部分而不是向董事会成员进行说明是有原因的。

这就是我对新公报提出的几点建议，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伊朗代表想发言？

伊朗代表：

是的。我的看法和玛娜尔 (Manal) 一样，公报太长了，但我不担心信息阐述部分，而是担心对董事会提出的建议这部分。这

部分太长。尤其是理由阐述。而且我们也不是很理解。这部分应清晰、准确和简练。我们在制造麻烦。这是一点。

我要说的第二点是托马斯，非常抱歉，您想要在两小时左右的时间内处理用了四天才完成的公报。这样不对。非常抱歉。请接受我的道歉。我们应该花费更多的时间，因为公报体现的是 GAC 的整个大局和形象。

第三，我已经将一段关于在第二级别使用双字母的文本发送给汤姆 (Tom) 和杰玛 (Gema) 并且发送了三次，但却没有出现在公报中。能告诉我为什么吗？我们是否有什么特别的规定，对 GAC 成员提出的意见不予考虑？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且这不仅是我的意见，很多人也这样认为。我已经与许多人讨论过了。对我们而言，各国之间能否达成协议非常重要，而且我提出的建议是中立的，没有任何倾向，可你们甚至都没有将它归入讨论范围。这是一段完全中立的文字。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伊朗代表。

首先，关于我们现在的议程和可利用的时间，我们的时间增加了，因为我们缩短了计划的网站时间——这已经得到了 GAC 的同意。这是领导团队的提议。几周前，我们接到了两通关于此问题的电话。GAC 已同意，他们知道这是一次实验，而那才

是基础。这在意料之中。向 GAC 提出这项提议后得到了同意。幸运的是，我们比计划还多出了几分钟。我们可能需要这几分钟的时间。但我们必须清楚会议的进度。而且我们越有建设性和效率，就越能容易地完成讨论。

关于是否将大家的意见纳入讨论中，稍后我将有请西班牙代表发言。

我觉得为了澄清这一点，这仍是一份正在研究中的文件，所以可能会对它进行补充、更改、删除，并且电子版，就是邮件版公报，大家都在查看和阅读，所以我认为基本上不会有任何意见被丢弃或排除。至少这是我所了解的我们的工作方式。但可能——西班牙代表杰玛，您能否作出进一步的说明？谢谢！

杰玛·坎皮略斯 (GEMA CAMPILLOS)：谢谢，Kavouss！相比周一起草的文本，您所提供的文本有两处主要的修改。一是提到了需要政府明确同意使用双字母代码。研究该文本的同事对此提出了两条书面反对意见。您知道我们工作的目的是达成共识。而这可能已成为我们对文本达成共识的阻碍。

您所提出的另一项修改之所以未被纳入，是因为在我们的双字母代码会议上，没有人明确反对在品牌顶级域 (TLD) 和政策登记受限的顶级域下发布双字母代码。这就是为何我在公报的这一部分保留了这段文本。

如果该文本体现的是西班牙代表的观点，那么它将会截然不同。不过，我已经尽力收集大家的意见并体现在文本中了。但现在我们可以讨论这部分文本。

施耐德主席： 谢谢！有请英国代表。

英国代表： 好的，谢谢主席。首先感谢您、汤姆和整个团队在起草工作上取得了如此巨大的进展，这为我们提供了帮助。谢谢！非常感谢。

今天早上，我发送了两段加入公报的文本，它们基本上都是信息文本。抱歉，我没办法提前发出。这两段文本都非常短。每段文本只有两句话，首先是基于社群的 gTLD 申请，事实上，我们已经就此发起了一项研究，这曾在会议上进行了报告。第二段是关于红十字、红新月、红水晶的永久性保护。

因此我早些时候发送了这两段文本。或许可以将它们列入文本的下一版本中。它们都非常短，每段只有两句话。非常感谢。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马克 (Mark)！我想纠正您的是，您要求加入的文本不属于建议部分；而是属于信息部分，因为该文本已经过讨论。并

且该文本中没有研究人员的姓名。以上仅供您参考。好的。非常感谢。

那么，我们可以看看大家是否希望加入这两段文本。一个是关于——马克的第一封邮件是关于红十字和红水晶的代号/名称，另一封则是关于基于社群的 gTLD 申请。有请伊朗代表和印度尼西亚代表。

伊朗代表：

谢谢主席！可能我发给杰玛的文本没有被理解。这是一段中立的文本，应该加入到讨论中。它不应该被判定为没有达成共识的文本。并且也不应该因为你们收到两条反对意见而作出这样的判断。你们还没有收到其他人对该文本的支持意见。因此应该将它加入到讨论中。

我正式而严肃地请求我们将该文本加入到讨论中。如果无法达成共识，那也无妨。但我们必须对它进行讨论。所以，我想知道是否是工作组的主席作出否定或肯定，或者接收或不接收的决定。恳请将这一意见加入到讨论中。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伊朗代表！我们加入并复制这段文本，然后在初审时讨论。

我认为西班牙代表的做法是尽力采纳对该文本的反馈——对其进行修改使其获得共识的概率达到最大，从而节省时间。但当

然，正如我之前所说过的，每个人都有权提交文本，这一点毋庸置疑。因此我认为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善意。并且我们将继续怀着这样的良好意愿工作。

有请印度尼西亚代表。阿什文 (Ashwin) 请发言。

印度尼西亚代表：

谢谢汤姆。首先，我基本上同意来自伊朗的这位朋友的意见，即我们需要用足够的时间讨论公报，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带着上级的命令而来。并且我们不得不通过某种方式与他们沟通。无论如何，稍后也必须在公报中体现这一点。但我们收到了一个命令——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一样。在这里，我们所有人 [音频不清晰]。

第二，我们不知道如何将它放到公报中，或者可能有其他方法。但除了与其他组织的沟通外，我认为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些重点问题。

例如，在帕特里克 (Patrik) 先生最后的展示中。

施耐德主席：

有请弗斯特朗姆 (Faltstrom)。

印度尼西亚代表：

抱歉。

施耐德主席： 有请 Dotless Faltstrom。

印度尼西亚代表： 对此我感到抱歉。我希望帕特里克不会听到我的发言。他提到了其中一点。我想提个意见没有时间了，我在外面拦住了他。

重要的是他提到了技术方面的问题，I.P. 版本 6 的转换。现在我们仍——许多国家或地区、许多人仍在使用 I.P.版本 4。我们仍在互相沟通，因为转到 I.P. 版本 6 的人也仍有 I.P.版本 4。

但以后，那些人不会再使用 I.P.版本 4，并且会统一使用 I.P. 版本 6，然后使用 I.P. 版本 4 的阿什文因协议不同而无法与只使用 I.P. 版本 6 的汤姆通讯。

因此这样的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如果的确发生这样的事并且我们仍在版本 4 和版本 6，那么版本 6 将会越来越普及。版本 4 仍……

那时，我们不得不把我们的口号“一个世界，一个互联网”改为“一个世界，两个互联网：版本 4 和版本 6”。然后大家会有两个互联网——两个网络空间，版本 4 网络空间和版本 6 网络空间。这不是我们想要的。

所以我们必须考虑这些问题，想想至少在未来几年如何保证“一个世界，一个互联网”以及如何改变它。谢谢！

施耐德主席：

非常感谢，阿什文。

关于在公报的讨论上花多少时间这一问题，我正想方设法从我的日程安排中找出一点时间，但由于排得太满，我目前还没有找到。我认为 5 月初会有点时间，我们有拟定草案的议程，并且与往常一样，我们在两个地区有两次会议。实际上，有些人认为我们在这样的 B 会议上不需要使用公报，当时我们被称为政策论坛。并且大家都同意这一点，好吧，我们可以有一份公报，但应该简短一些。我们正是基于这一点，按照各位对我们领导团队的期望，继续以非常透明的方式进行规划。

当然，生活在继续、事情也在变化，我们必须将这一点考虑在内。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依赖于我们已商定的意见，并尽力去遵循它。

这就是我们目前的状况，我认为公报仍然是有意义的，但应该尽可能保持简短和简练。

而且我们有时间采纳我们在这几次会议上商定的意见。因此我认为这是我们现在的情况和必须处理的问题。而且我认为我们应该能够应对。

所以我就说到这里。如果没有其他意见，我希望我们对该文本进行快速初审。我们将不会对草稿进行全体讨论。但我们会设法确定哪些地方是大家希望改进的，确定遗漏的内容并且看看它们能够获得多少共识，但我们不会对草案进行讨论。我们将

请大家提些书面建议或者通过其他方法，这样我们可以在检查整个文本时意识到我们需要在哪些关键点上花最多的时间。

我认为，我们需要一同考虑的是众多的议程项目——实际上这没问题。我还没说我要说的。没关系。好的。谢谢！

接下来，我们将逐条审阅文本。当然，汤姆已经证明了他绝对能够带领我们浏览文本。因此，我想他很乐意在这次会议上担起这个任务。

[笑声]

在一些文化中，像这样的行为实际上就表示肯定。我认为澳大利亚就是这样。

汤姆·戴尔 (TOM DALE): 这是一项终身工作，托马斯。这很不错我们很高兴。

对于非常规 GAC 与会者，我们一般会像托马斯说的那样进行初审，也就是说在下午结束前我的声音会一直陪伴着各位，对此我感到抱歉。有关跨选区和社群参与的部分一开始这样写道：“GAC 会议作为 ICANN 第 56 届会议的一部分，是新 ICANN 会议结构下的首个政策论坛。社群通过 GAC 与多个 ICANN 选区的会议开展双边合作；通过 GAC 参与一系列跨社群会议并主导其中一场会议以开展跨社群合作。”所谓的“主导其中一场会议”将会在今天下午发生。

“所有 GAC 全体会议均为开放式会议。”

施耐德主席： 我没有看到有人举手，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继续。

汤姆·戴尔： 谢谢！

“GAC 与通用名称支持组织 (GNSO) 委员会开会并讨论了：当前政策制定流程的范围，提到 GAC 成员参与此类流程的价值，包括在国家政府层面分享信息；GAC-GNSO 协商小组，包括对 GAC 和 GNSO 成员的近期调查，并且提到在 ICANN 第 57 届会议前完成该小组工作的目标；需要最终确定未解决的事宜”——这些应该被称为“事宜”——“关于跨政府组织和红十字/红新月会活动的名称和缩写的保护。”

有请后排那位。

牙买加代表： 大家早上好。我是牙买加代表 Wahkeen Murray。我对于第 2 点有一个问题。其他人可能对这一点已足够清楚，但明确近期调查的目标是否会有所帮助，比如此次近期调查是出于什么目的。因此为了避免混淆，尽可能简明扼要地明确该调查的目标可能会有所帮助。

施耐德主席： 谢谢牙买加代表！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此次调查是关于 GAC-GNSO 协商小组提出的快速审阅机制和流程的体验。但您所说的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会把这些内容加进去。

有请伊朗代表。

伊朗代表： 是的。关于第二点，我持同样的意见。这里提到了 GAC 协商小组。协商的是什么？最后还提到，GNSO 成员指出在 ICANN 第 57 届会议前相应小组的工作目标。对不起，GAC 成员协商的是什么？这里还提到了近期调查。调查的是什么？近期开展了什么调查？我们必须讨论这些问题。

施耐德主席： 谢谢！我认为牙买加代表的提议已经回答了您最后所说的那点。

关于 GAC 协商小组，这是该小组的名称。如果我们想简短些——并且每一场会议都这样的话，我认为我们不应——我建议我们不要把时间花在这个问题上。这是该小组的名称。我们一直这么称呼它。如果您可以接受，我建议就像对待有用的调查内容信息一样，保留、不改动，然后继续讨论下一个问题。

这样可以吗？伊朗代表想发言？

伊朗代表： 我觉得提出协商什么和调查什么没有问题。我们不是写给自己。我们必须告诉不在这里的同事一些信息。这样他们才能清楚地了解问题。谢谢！

施耐德主席： 我想请您为新版本的文本提供具体的语言文字，这样我们才能把它加进去。欧勒夫 (Olof) 有什么意见呢？

欧勒夫·诺德林 (Olof Nordling)： 只是加上“对 GNSO 活动的 GAC 早期参与”。

施耐德主席： 这行吗？

好的。谢谢您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欧勒夫。我们将加上这一点以及牙买加代表提出的补充内容。

我们可以进行下一部分了吗？好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代表想发言？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代表： 抱歉。我就说两个语法上的问题。第一点中，“members”的“s”后应该有个撇号，“issues”应该用复数。

施耐德主席： 好的。谢谢！

好的。汤姆，请继续。

汤姆·戴尔：

谢谢！实际上我对自己用了撇号还感到有点骄傲。我修改就是为了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代表点名，所以谢谢您。

[笑声]

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笑声]

“与国家和地区名称支持组织 (ccNSO) 会议”。

“GAC 与 ccNSO 委员会开会并讨论了三件事情：实施所采纳的国家和地区顶级域 (ccTLD) 重新授权解释框架；所提议的关于 ccTLD 退出使用和审核的 ccNSO 政策制定流程；以及 GAC 所开展的政府与 ccTLD 管理员关系调查的结果。”

好的。我继续。

“与 SSAC 的会议”。SSAC 是指安全与稳定咨询委员会。请记住，这些注释需要更新，以反映我们实际谈到的内容。当然，该公报中的一些部分在我们进行讨论前就已起草。有时会采用这种方式。但毫无疑问，GAC 可以随时更改。

继续——跨社群会议部分非常简洁。内容是：“GAC 成员积极参与新政策论坛会议结构中的跨社群系列会议。GAC 担任工作

量安排和管理的负责人，”假设这真的会在今天下午发生，主席先生。

施耐德主席： 会的，所以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汤姆·戴尔： 好的。

施耐德主席： 实际上，在我们之前讨论时间问题时，我忘记了一件事。

为了弥补时间上的不足，我们提议并且你们同意了我们将会议前开始分享内容，我还知道我们将在非常紧张的时间内商议这件事，这样你们至少有时间提前看一看内容，我认为——而且我保证——这实际上非常有用，我们将在会议前继续询问公报零号草稿的内容，因为这能节省我们的时间并且帮助大家进行内部讨论等，即便这只是一份可能未达成共识的零号草稿。

这就是我之前就想补充的，但我忘记了。

谢谢汤姆。我觉得您可以继续。

汤姆·戴尔： 好的。谢谢！谢谢！

在周一提醒 GAC 有关 BGRI 会议的文本部分来自一位联合主席——埃及的玛娜尔。

“GAC 再次与 BGRI 开会商讨 GAC 建议的有效性。在讨论了澳大利亚持续改进集团 (ACIG) 就此事所发布的报告中的关键结论和建议后，GAC 同意细微调整当前对 GAC 建议各组成部分的描述，同意创建一个模板，该模板包含需要在任何 GAC 建议中考虑的所有方面，同意试着与董事会进行公报发布后的交流，从而保证双方共同理解公报中的 GAC 建议，并且同意 BGRI 工作组有关赫尔辛基和海德拉巴会议之间以及未来会议之间有待完成的活动的的工作计划建议。”

施耐德主席：

谢谢！我看到英国代表和伊朗代表想要发言，有请。

英国代表：

好的。谢谢主席。谢谢汤姆。实际上，文本中并未提到这一点，但我们通常会使用新成员加入的记录启动内部事务，而且圭亚那也加入了我们，使我们的成员数达到 168 名。我认为我们应该在一开始加入这段简短的信息。谢谢！

施耐德主席：

说得好。谢谢！我们会加入这一点。

伊朗代表想发言？

伊朗代表： 谢谢，托马斯！

在介绍部分，我们需要第二行“在讨论了 ACIG 的关键结论和建议后”吗？我们需要这部分吗？谢谢！

施耐德主席： 不，我觉得不需要。如果大家同意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写：“GAC 会见、建议，”等等，然后加入各要点或者其他内容，这样至少可以缩短一行。

所以谢谢 Kavouss 帮助我们缩短了文件。

其他人对这部分还有什么意见？似乎没有人要发表意见，那么汤姆，接下来让我们讨论能力建设。

汤姆·戴尔： 谢谢！谢谢！这一部分来自于——或者说这段文本来自于 GAC 工作组负责服务欠缺地区的联合主席。内容是：“GAC 在 GAC 服务欠缺地区工作组联合举办的 ICANN 第 56 届会议上召开了一场能力建设会议”——对不起，这里印错了；不是服务缺乏，而是“服务欠缺”，内容应该是——“与 ICANN 的 GE/GSE 团队。会议的结果是，该工作组的联合主席邀请 GE/GSE 团队开展更密切的合作并且一同协助 GAC 成员政府的官员进行能力建设并提供关于各 DNS 相关主题的专业知识。”

同时，GAC 工作组将确定 GE/GSE 应在能力建设相关合作中纳入的重点领域和问题。”

好的。如果没有人提出意见，我们将进入下一部分。谢谢 Thomas!

好的。工作组。这些 GAC 工作组和向 GAC 提供的报告如下。

“人权和国际法。在人权和国际法工作组批准了一份在闭会期间敲定的工作计划后，该工作组讨论了该计划中的优先事宜。积极参与即将展开的跨社群工作组问责制讨论（有关 5 月 27 日采纳的规章制度中的人权承诺解释框架）被确定为最优先的工作。目前正在寻找跟进这一问题以及该工作计划包含的其他事项的志愿者。会议还讨论了整理相关约定和其他法律框架信息的价值，并且会议同意要求国际政府间组织 (IGO) GAC 观察员对此作出承诺并且考虑参与这项工作。此外，还与 ICANN 尊重人权企业和社会责任跨社群工作组交换了信息。”

施耐德主席：

有请伊朗代表。

伊朗代表：

托马斯，我们能不能让文件变得更简短一点？它太长了，中间第二段提到了一组处理该问题的工作阶段 2。能不能让它更简短一点？谢谢！

施耐德主席： 是的。我认为关于工作计划的内容可以简短一点，其他内容可能需要稍微简练一点。

或许我们可以问一下提交这些文本的人——

我觉得这些信息非常有价值，但一些用词和句子里的一些部分并非完全必要。

非常感谢您的说明。

我们可以进入下一部分了吗？

好的。

汤姆·戴尔： “新通用顶级域名中的地区名称保护。工作组在 ICANN 赫尔辛基会议期间召开会议并将继续研究有关公共利益概念和未来几轮新通用顶级域名工作最佳操作规范的文件。此外，该工作组将继续致力于寻找更准确的定义并研究地区名称列表的使用。”

这段文本由该工作组主席——来自阿根廷的奥尔加·卡瓦利 (Olga Cavalli) 提供。

施耐德主席： 伊朗代表想发言？

伊朗代表： 谢谢主席。在讨论中，我们曾谈到无需讨论地区名称列表的定义和使用。我们在寻找什么定义？我们已经说了，国家名称就使用该国的名称。我们不会重新定义这一点。谢谢！

奥尔加·卡瓦利： 谢谢，Kavouss！我们一直在设法与 ISO 交流，看看我们能否制定新的列表或者强化现有的列表。

这项工作与此有关。

施耐德主席： 埃及代表有什么意见吗？

埃及代表： 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我们能说“并且继续致力于寻找准确的……”吗？谢谢！

施耐德主席： 有请伊朗代表。

伊朗代表： 谢谢！奥尔加，我们如何与 ISO 合作？谁负责这项工作？GAC 与 ISO 合作？因为 ISO 有工作规程。那么我们会采取何种方式？谢谢！

奥尔加·卡瓦利:

Kavouss, 谢谢您的问题。在会议——在我们工作计划的某个部分, 在我们之前于——我找不到这个地方——于爱尔兰召开的会议上, 抱歉——

[笑声]

真让人头痛。我们的同事——来自欧洲广播联盟 (EBU) 的 Giacomo Mazzone 安排了一次非正式会议, 我们与 ISO 进行了这一非正式交流, 试图对这份列表进行评审。这不是一次 GAC 与 ISO 的正式交流。这只是一场与他们的非正式会议, 并且我们试图了解他们的工作方式和增强或创建或更改列表的方法。

所以这是这句话唯一想表达的。

施耐德主席:

谢谢! 我们可以进行下一部分了吗?好的。汤姆, 该你了

汤姆·戴尔:

“GAC 参与提名委员会 (NomCom)。工作组在 ICANN 赫尔辛基会议期间开会。对 GAC 参与 NomCom 的不同设想进行了评审。会议同意, 工作组将起草针对 ICANN 领导层选举的 GAC 标准, 并将与整个 GAC 内分享这一标准。工作组将继续自己的工作并且联系 NomCom 领导层, 以在下一次 ICANN 海德拉巴会议期间召开面对面会议。”

这段文本来自 NocCom 主席——GAC 参与 NomCom 工作组的主席奥尔加·卡瓦利。谢谢！

丹麦代表和伊朗代表想发言。先请丹麦代表。

抱歉。您还要继续讨论这一部分还是——

施耐德主席：

不。实际上，如果我们不得不一直这样（指示），我们会感到很困扰，因此对于汤姆请您发言我没有任何意见，因为不然的话我会像我们在德国时所说的患上“网球肘”。

汤姆·戴尔：

好的。首先有请丹麦代表发言，然后是伊朗代表。谢谢！

丹麦代表：

谢谢！这里提到我们应该制定 ICANN 领导层选举标准。我觉得这里应该精确地表述为董事会成员。

奥尔加·卡瓦利：

谢谢丹麦代表。

我认为我们今天上午不会具体讨论这一点。在我看来，工作组还可以制定一些整个 ICANN 一般领导层的有效选举标准。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否对于这一点有其他看法。我们今天早上不会讨论这一点。仅限于董事会成员。因此我觉得不应该这么表述。

施耐德主席： 谢谢！这段文本表明了工作组的意图，因此我希望大家不要花过多的时间在这上面。

德国代表，请长话短说，谢谢。

德国代表： 谢谢！我实际上同意丹麦代表的理解，即我们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董事会成员身上，而不是对 NomCom 如何选举 GNSO 委员等发表意见。

奥尔加·卡瓦利： 谢谢您的意见，如果我理解有误的话我表示抱歉。我将通读文稿并且检查自己是否理解错误。

我认为我们目前可以保留这一宽泛的表述，因为这只是制定这项标准的意图。我不知道你们对此怎么想。

施耐德主席： 我觉得恐怕我们没有时间讨论这个问题，可能——我们之后可以再读一遍。如果对此有明确意见的代表能够一起快速讨论一下，商定出你们都认为可以反映我们所处状态的措辞，我会非常感谢。

奥尔加·卡瓦利： 最后一点。这不是一个大问题——如果篇幅允许的话，我们可以加上董事会。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大问题。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我认为玛娜尔有解决方案。

玛娜尔·伊斯梅尔 (MANAL ISMAIL)： 是的。或许，我们可以只说“选举标准”而不用提到具体的对象。“与 NomCom 共享选举标准”。其中隐含的意思大家心知肚明。

施耐德主席： 然后大家就会问“什么的选举标准”。

请各位先一起讨论措辞，然后得出结论，因为我们还需要讨论其他问题。非常感谢。

汤姆，请进入下一部分。

汤姆·戴尔： 谢谢托马斯。“这段文本将出现在下一个版本中，涵盖来自公共安全工作组的报告、GAC 运行原则的评审。然而，工作组负责领导关于这一问题的 GAC 集体会议。GAC 将在海德拉巴会议前制定并分发一项工作计划以便采纳。”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

施耐德主席： 我对这段文本有一个问题。我们什么时候能够从公共安全工作组拿到这个文本？这会是一个问题。噢，您已经拿到了。那么让我们祈祷它的篇幅和其他文本差不多同样长。我们拭目以待。那么，我们将分发这段文本。谢谢！

汤姆·戴尔： 好的。谢谢！有关 GAC 独立秘书处的部分：“GAC 重申其观点：独立秘书处对于 GAC 履行其职能而言是必不可少的。鉴于目标是在与 ACIG 签订的当前合同于 2017 年 7 月到期后仍延续现有安排，因此将寻找资金来源。”我先向大家声明，这段文本实际上是我起草的。“任何利益冲突都由整个 GAC 监督。”谢谢！有请加拿大代表。谢谢！

加拿大代表： 非常感谢。为了体现昨天讨论过程中提出的一部分观点，我们刚刚提出了一个非常细微的更改。因此这段文本被改为：“GAC 重申其观点，即一个可持续、独立、负责任且透明的秘书处是必要的等等。”谢谢！

施耐德主席： 我们同意这一点吗？我看到大家在点头。谢谢您，加拿大代表。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 C 章节。

汤姆·戴尔：

谢谢！这一部分是关于互联网号码分配机构 (IANA) 管理权移交以及加强 ICANN 问责制：“GAC 同意提名一位客户常任委员会的联络人作为移交后 IANA 结构中的一部分。GAC 成员将在闭会期间制定原则，从而指导其参与根据 ICANN 章程建立的新授权社群结构。”

最后，“在推进工作阶段 2 的过程中，GAC 成员将继续积极配合加强 ICANN 问责制跨社群工作组的工作。”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伊朗代表想发言？谢谢！然后是巴西代表。

伊朗代表：

是的。或许在这一段的最后一部分，你们应提到“指派”或“评选”或“选举”的成员参与这项工作。或者是其他选举方式。你们应该在这里提一下。谢谢！这样才显得正式。

施耐德主席：

巴西代表，您提的也是这个建议吗？

巴西代表：

谢谢主席。不，实际上我要提的是我们此时应该及时想办法在起草会议上鼓励大家进一步考虑一些意见。

我们要说的是 C 章节的第二段。在我们看来，为了让它与马拉喀什公报相同主题的部分更加一致，我们需要重新起草这部分。我不知道现在提出这个意见合不合适。

所以我们希望添加一些内容，并且我将会把整个段落都读一遍。这段的内容是：“GAC 成员将在闭会期间制定原则，从而确定其参与的条件”，后面的部分保持不变。

我希望汤姆理解我所说的。谢谢！然后，提出这项建议是为了让这段与马拉喀什公报中相同主题的部分更加一致。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巴西代表。我认为我们应该尽可能与马拉喀什商定的文件保持一致。我看到大家在点头。好的。

欧盟委员会代表，您也——

欧盟委员会代表：

不，我刚才只是指了几下而已。

[笑声]

施耐德主席：

好的。所以我们应该加上“GAC 分配工作阶段 2 成员”这一信息吗？你们只想出现一个国家的名称还是说同时出现人员和国家的名称？大家更偏向于哪一种？我们上次是怎么做的？国

家。好的。然后我们要——好的，没问题。所以我们将加入有关谁将会——好的，伊朗代表请发言。

伊朗代表：

我对巴西代表的提议并没有完全理解。我同意在闭会期间研究该条件，但这将是一份草案。这份草案将被提交到 GAC 会议上进行确认。我不认为我们在闭会期间能够商定条件。应该由我们进行最终确认。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我认为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只是关于参与新授权社群结构的措辞——巴西代表的提议复制/粘贴了这一措辞，从而避免了有关我们现在所表达的意思是否与在马拉喀什表达的意思有所不同的讨论。

但我们将在闭会期间制定这些原则并且首先将以电子版形式向 GAC 提交这些原则，然后再进行面对面的讨论等等。所以毫无疑问，你们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基础，并且我猜我们将在马拉喀什讨论这一问题。非常感谢。

我们能进入下一个部分了吗？

汤姆·戴尔：

谢谢！下一部分首先是关于 CCT 审核团队。也就是竞争、消费者信任和选择审核团队。内容是：“GAC 首先听取了竞

争、消费者信任和选择审核团队主席 Jonathan Zuck 对该团队工作的简报。GAC 成员对若干该审核正在审议的问题予以了反馈。”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

谢谢，伊朗代表。

伊朗代表：

是的，由于我们没有提到任何名字或任何之前的小组，因此我们在这里可能也不需要提到该小组主席的名字。谢谢！

汤姆·戴尔：

好的，谢谢您。这一部分是关于应 OECD 的请求而加入的有关 IGO 保护的信息，而不是向董事会提出的建议。

内容是：“GAC 仍致力于保护顶级和二级 IGO 的名称和缩写，这符合公共利益，因为 IGO 作为政府根据国际法创建的公共组织在客观上是唯一的权利持有者。

GAC 回顾了自 2012 年多伦多公报发布以来在这方面的建议，并且保留了以下观点：(i) 在二级预防性保护方面，IGO 名称或缩写与未来注册人以及相关 IGO 的匹配声明应永久强制执行，相关名称和缩写使用两种语言，并且不向 IGO 收取任何费用；以及 (ii) 在二级恢复性保护以及 GNSO PDP 对恢复权利保护措施的长期访问方面，任何此类机制应独立于现有的 UDRP，通

过仲裁为各方提供“申诉”渠道，并且不向 IGO 收取任何费用或只收取名义费用。

“GAC 提到非正式‘小组’的长期工作以及参与上述建议执行机制开发的人员的工作。

“GAC 保留了以下观点：在执行 IGO 名称和缩写永久性保护机制期间，应在顶级和二级层面保持对 IGO 缩写的预防性保护。”

施耐德主席：

我要补充的是，这段文本应该与 [音频不清晰] 部分中的另一段文本一起审核。您现在要看一下那段文本吗？

好的。我们还是看这个问题。看看大家的一些初步反应。瑞典代表想发言？

瑞典代表：

谢谢托马斯。提出删除其他人的文本是一件敏感的事情。但为了让这份公报尽可能地简短和清晰，是否真的有必要重复之前的建议。在这里，我们提到我们回顾了自 2012 年多伦多公报发布以来关于此点的建议。我们是否能在这里划上个句号，然后至少删掉两段？谢谢！

施耐德主席：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您的提议是删除以小 i 和小 ii 开头的段落，只将其作为参考，然后继续对吗。这会让公报更加简短。这样可以吗？好的。谢谢！

有请 OECD 代表。

OECD 代表： 我们非常仔细地起草了这一整段文本。所以我认为删除其中的一部分会影响我们想要表达的整个意思。我们移动了这段文本。我们在建议部分创建了新的文本，并且将这段文本移至公报的另一个部分，这是与 GAC 部分其他成员一同商定的折衷方案。

他们中有些人希望在建议部分重述这些内容。有些则不希望如此。为了制定一个大家都接受的解决方案，我们起草了这段文本。

所以我希望我们能留下这段文本，以此向董事会强调我们确实坚持了立场。我们提供更精确一点的内容，然后在建议部分提供更加清晰的实际建议。

施耐德主席： 谢谢！午休前我们还有 30 分钟，下午我们有一个多小时。所以我们要加快进度。

伊朗代表，请长话短说。

伊朗代表： 谢谢主席。鉴于我们的时间有限，如果没有人反对，就保留原文吧。谢谢！

施耐德主席： 还有反对意见吗，法国代表？

法国代表： 谢谢主席。我是法国代表 Ghislain de Salins。我支持 OECD 和伊朗代表的意见。我强烈赞成保留这段作为折衷方案的文本。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

有请瑞士代表。

瑞士代表： 谢谢大家给我发言的机会。我认为正如 OECD 所说，这段文本是经过大量讨论后的结果。如果没有不利的影响，我希望能够保留它。谢谢！

施耐德主席： 好的。大家同意不再讨论这个问题并且进入下一个部分吗？好的。谢谢！下一部分。

汤姆·戴尔：

这是本公报的最后一个部分，是关于 GAC 向董事会提出的建议。第一组建议是关于未来的 gTLD 政策和规程。“GAC 向董事会建议：1. 新通用顶级域名未来发布政策的制定起点”，这里提交了两段文本可供选择。最初的版本：“该起点应是持续发布新通用顶级域名的默认位置，但前提是……后面是许多条件。”

欧盟委员会提交的另一个版本是：“应首先考虑这轮新通用顶级域名工作所有相关审核的结果并且确定哪些方面和元素需要调整和改进（尤其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不断增加的多样性以及访问便捷性方面）。”此外，应满足以下要求。A. 互操作性、安全、稳定和弹性的最低要求都能得到满足；

B. 借助最近轮次的经验和结果，事先进行客观、独立的成本和利益分析；

C. 达成所有利益相关方都支持的商定政策和管理框架。

2. 董事会可采取的所有措施都应确保以合理、有序且协调一致的方式，执行全面、可衡量的新通用顶级域名未来发布方案，而不是通过所有相关方商定或未商定的平行和重叠的工作方式和/或在任意期限内执行。”

3. “所有相关利益，”对不起。

3. 2007 年 3 月 28 日有关新通用顶级域名的 GAC 原则保留为 GAC 在新通用顶级域名公共政策方面的长期建议并且应在所有相关政策制定阶段予以考虑。

4. GAC 将继续通过相关政策制定流程和审核参与具体的政策制定阶段。

其理由是：1. 目前没有关于为何新通用顶级域名的未来发布不应作为一般原则的公共政策原因。但对于在申请和授权后阶段实施一系列要求方面存在有效的公共政策原因。GAC 认为，此类要求至少部分来自 ICANN 维护全球公共利益的义务，正如现有和提议的公司设立章程和规章中所载。

2. 目前尚无数据可以用来对已结束的轮次进行合理的量化和定性评估。比如，还未采集一些关于消费者安全和保障的重要数据。

合理、高效的流程意味着必须在政策制定流程领先太多前采集此类数据。

3. 2007 年的 GAC 原则是考虑未来政策制定公共政策方面的有效起点。

以及 4. GAC 不希望此时直接向董事会提供详细政策问题方面的建议，更希望通过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内的现有机制解决这些问题。

谢谢！

施耐德 (Schneider) 主席： 我们还剩下 26 分钟，但我们还需要看很多页的内容。所以，请关注关键问题和根本问题。我们必须就将要选择的这些文本的版本达成一致。不要过于在意词语的润色，而是要关注于您希望修改的实质性内容。

我看到了瑞典代表和西班牙代表要发言。

瑞典代表： 我担心的是，我们能否实现提供清晰简洁、具有可操作性和可以识别的建设的意愿，特别是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润色我们的表达，如果我们没有所需的场所时。这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产生较短的文字，更简短的文字。我确定我们可以增加更多文字，你们知道，只是叙事，但这是一个需要三页才能讲清楚的建议，我在寻找有效的话语，尝试强调它们，以便了解该建议是如何被接受和理解的，这要短很多。

我非常确信的是，我们能够以比现在更加简短的方式设计它，但我们没有时间。

施耐德主席： 谢谢瑞典代表！

嗯，其实，建议是一页的内容，而理由则用了半页，所以整体上是一页半。

接下来请西班牙代表发言。

西班牙代表：

我的发言很简短。

我更喜欢版本 2，关于 3 月 27 日就新通用顶级域提到的政府咨询委员会 (GAC) 原则，我有一个疑问。我们为什么不参考在当前这轮工作的整个进程中提出的建议。非常感谢！

施耐德主席：

我想提醒您的是，我认为，在 2011 年和 2013 年之间，几乎每次发布公报时，我们都引用了这些原则，所以这不是什么新鲜事。

好的。接下来是英国代表，然后依次是伊朗、荷兰和瑞士代表。

英国代表：

好的。谢谢主席！我想快速谈两点意见。

在版本 1 中，它提到了“在持续的基础上”，这可能会另一个讨论混淆，就是是否应该始终存在一轮工作或一个机制，你们知道，来要澄清这点。我们是否在区分这个问题？

我认为，这是一个要包括进来的重要元素，但我不确定这不是问题的关键。

我要说的第二点是，我确实更喜欢版本 2，但你们可以缩短它，而不是逐一详述，因为问题实在太多了，我们已经多次讨论了多样化这个要点，还有就是发展中国家缺乏社群的参与。现在可能还不是详细描述它的时候。非常感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我想您是正确的，我们可以使用不同的方式解释“在持续的基础上”，但我认为，要想获得明确的观点还为时尚早，至少对某些方面的解释是这样的。

所以，我了解到，西班牙代表和英国代表更喜欢版本 2。

接下来请伊朗代表发言。

伊朗代表：

谢谢！没错，版本 2 可能更好，但我们是否有时间精简一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现在是否需要这个建议，还是可以继续处理它，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不是匆忙中能完成的。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那么，问题可能是：是否有人不同意这个建议中的某些事情？因为如果我们不反对，那么问题是：我们是否需要这个？

所以，请您在回答时重点讲述您是否认为这个建议很有用和是必要的，第二点是，如果您认为它有用，并且是必要的，您是

否不同意这些内容。因为如果没有任何内容是我们真正反对的，那么留着也不会有什么坏处吧？这就是我关于这个问题的引导。

现在有请荷兰代表和瑞士代表发言。

荷兰代表：

好的。谢谢主席！我有两个与英国代表相同的意见。首先是“在持续的基础上”，我们应该避免这种说法，因为它是强制性的，特别是，我更喜欢欧洲委员会的提议，并删除括号中的文本，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它是强制性的，而且我们还有其他担忧，我们要强调一些担忧，让它们高于其他担忧。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我们会记下来。

瑞士代表？

瑞士代表：

谢谢主席！

我只想就其他意见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刚才其他代表提到，他们对时间是否仓促表示担忧，我只想澄清，作为初始文本的起草者之一，而且几乎是在一周以前便将初始文本分发到整个 GAC 了，我不认为我们在这件事上过于仓促，而且按照我们在

准备日程安排时达成的一致意见，我们将它提前分发了。
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所以，我们应该在文本中保留它，然后针对版本 2 进行讨论，在下轮工作之前将它缩短一点，或者，您不想就此事发表任何意见，请记住，我们已经进行了大量讨论。这实际上是我们之间的交互的关键因素之一。

接下来请伊朗代表发言。

伊朗代表： 主席先生，我想再次谈谈它的紧迫性，没错。我同意瑞士代表的看法，我认为时间紧迫。我之所以认为时间紧迫，是因为我们要在半小时的时间内，尝试缩短一个段落，这可能会变得更糟，还要提供建议，并放在董事会桌面上数年，只是因为它表述不清吗？所以我认为时间紧迫。谢谢！

施耐德主席： 抱歉。我没有完全理解您的意思。您是更倾向于保留它，还是删除整个文本或其他内容？谢谢！

伊朗代表： 我不喜欢对某事过于谨慎，但是也不喜欢就这个问题在本次会议上向董事会提供任何建议。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还有其他意见吗？英国代表？

英国代表： 谢谢主席！嗯，我认为我们可以缩短它。我认为，我们应该保留它。它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应该传递的信息是，GAC 如何回应董事会。

因此，我将保留版本 2 的文字，摘出逐一详述，还应去掉我之前提到的括号内的文字，荷兰代表也表示支持，并在第 2 段结束这段文字。

在我看来，其余的都是不建议，我指的是第 3 段和第 4 段，删除它们可以缩短篇幅。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我认为，我们必须继续前进，所以我可以要求感兴趣的人——我看到一些人点头——利用午休的时间将文本缩短，然后在下午的会议中讨论更短的版本？

我们能否进入下个部分，看看下个部分要处理什么？

谢谢！

汤姆·戴尔 (TOM DALE)： 谢谢！建议的下个部分涉及隐私和代理服务认证问题。

GAC 建议董事会：GNSO PDP 工作组针对隐私和代理服务认证问题阐述的建议提出了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GAC 已经在其就 PPSAI 的初始报告发表的意见中强调了该问题。

董事会应确保继续以建设性和有效的方式进行对话，以解决 GAC 的担忧。

如果董事会决定采纳 PPSAI 建议，其应指示实施审核小组要确保尽可能在实施阶段有效解决 GAC 的担忧。

必要时，在制定拟议的执行计划时，应找出 GAC 的意见和反馈，包括让公共安全工作组加入到实施建议团队中。

“如果在执行情况的讨论过程中，出现政策性问题，则应将问题返回给 GNSO，以便今后对隐私和代理服务认证的潜在增强进行审议。”

对该建议的理由阐述如下。抱歉。

施耐德主席：

我认为，我们没有时间阅读一页半的理由阐述，所以我们将精力集中在建议上，也许可以请起草人——毕竟它只是在几天前刚刚完成的——将理由阐述缩短到半页左右，如果可以接受的话。

所以，请您首先就建议本身发表自己的意见。谢谢！

美国代表？

美国代表： 谢谢您，主席先生。

我想针对建议的最后一段发表自己的意见。它在第三行。

我提议删除“PPSAI 建议和/或”。所以，删除后这段话就变成了“以便今后对隐私和代理服务认证的潜在增强进行审议”。

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有没有反对这个建议的？好的，非洲联盟委员会代表请发言。

非洲联盟委员会代表： 谢谢——谢谢美国代表。关于建议的最后一段，我的提议是，如果各位同仁同意，将它全部删除，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因为我们似乎是要针对 GNSO 进程向董事会提供建议，它实际上是 GNSO 进程，嗯，现在回想起来，现在这听起来有点混乱，所以也许我们可以完全删除它，如果各位同仁同意的话。

因为我们似乎想要说的是，董事会应告知 GNSO 回过头来处理自己的进程。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暗示的内容。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删除它。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伊朗代表想发言？

伊朗代表： 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我们为什么不针对任何 GNSO 活动提供建议？有什么不对呢？这就是整个问题。非常感谢！

施耐德主席： 西班牙代表有问题吗？

西班牙代表： 我不了解——我不是非常理解删除这段的原因。无论我们是否建议董事会告知 GNSO 某些事情，该段的重要性都在于，它鼓励 GNSO 参与 GAC 的工作，在实施阶段解决 GAC 的担忧。

如果没有这段，我们将只有之前的段落，之前的段落说的是，两个团队共同工作，尝试作出建设性的努力，就是这样。

施耐德主席： 谢谢西班牙代表！我认为这主要是程序性讨论，所以，如果有人对该段落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我们必须讨论意见，但无论是否恰当，我实在看不出这有任何问题。所以，能否接受美国代表的构想，原样保留剩余的内容？还有人对此有问题吗？

瑞典和伊朗代表请发言。

瑞典代表：

谢谢！

我认为这个问题肯定是及时的，所以它应该是公报的一部分。也许，它更应该位于“其他问题”下。如果它不是董事会关心的事情，如果我们传达一些东西给 GNSO，它不应该出现在给董事会的建议中。我同意这个观点。

施耐德主席：

嗯，实际上，我认为，给董事会的建议是应该反馈给 GNSO，这样，它里面就存在一定的逻辑，那么，我们是否同意美国代表修订的文本？伊朗代表有什么意见吗？

伊朗代表：

嗯，我们可以同意。一个原因是，我参加了 GNSO 的会议，GNSO 中的一个人——我就不点名了——表示，GAC 没有针对 PPSAI 的问题提供任何建议。所以，这就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也就是我们不得不提的事情。按照美国代表的提议保留它，只是对最后一段稍加改动。

施耐德主席：

我看到有人在点头。

非洲联盟委员会代表：

没有问题。我同意。嗯。

好的。

施耐德主席： 您还可以读一下理由阐述。

汤姆·戴尔： 好的。引述一下理由阐述，“在公报的该部分中，第一个共识与具有限制注册措施的品牌 TLD 和 TLD 有关。GAC 承认，品牌 TLD 中不存在混淆风险，因为 TLD 可以被视为用来宣传品牌的封闭空间。所以，除了必须完全遵守注册管理机构协议的规格 13 以外，没有任何缓解措施。同样，GAC 估计，受限注册政策已排除在与字符串意义无关的目的上使用两个字符字母代码，从而避免使用那些可能可能与国家或地区代码混淆的字母。”

方括号中的其他文字写到：“GAC 还建议董事会支持一种方法，允许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与那些已经提出异议并且已经确定存在混淆风险或损害国家价值风险的国家或地区协商，以便以尽可能好的方式解决它们。GAC 向董事会建议的其他有用方法是，考虑推迟对独立评估的可能担忧，或在两个字母代码标识的网站内容造成混乱或对国家或地区产生可以记录的任何其他负面影响时，使用纠纷解决制度。”

施耐德主席：

现在，我认为，这是一个我们可能会持续讨论很长时间的问题。我只想提醒你们，我们已经就该问题提供了大量建议。我们现在的进展阶段是：已经分配了这些代码的编号，所以重点应放在缓解计划，而不是就如何将国家或地区代码作为二级代码进行处理的一般看法。所以，我希望将精力放在这一讨论上。

我们听听其他人的意见，看看我们进行到哪里了。我身后坐着一位女士。开曼？

尼日利亚代表：

我代表尼日利亚发言。我们对第二段有着自己的意见。我们知道，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在任何级别上，都有些国家都不反对使用第二个字符。但是，尼日利亚的立场是，正如我们写给 ICANN 的信函中提到的那样，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国家代码处于第二级别上，两个字符，三个字符，或将字符串尼日利亚发布在任何级别上。我们要求明确联系或沟通人，无论这个人是谁。

所以出于记录的目的，希望能记录下我的意见。这不是我们的立场。至于 GAC 的建议，我们表示反对，我们不同意这种说法。

施耐德主席： 感谢您，尼日利亚代表。事实上，一些国家或地区表示反对这一点。所以，我真的不认为我们可以保留这一段，因为它没有达成共识。这至少是我对这个问题的回忆。

伊朗代表请发言。

伊朗代表： 感谢您，主席先生。是的，我同意尼日利亚代表的看法。明确同意。我同意把这段删除。但我们也提出了一个文本，我希望将该文本显示在屏幕上进行讨论，这是一个中立的文本。它的内容与尼日利亚代表和其他人说的一致。这就是我对该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西班牙代表认为它不能解决问题，但我们认为，不妨讨论一下它。所以把它提了出来——

施耐德主席： 好的。请告诉我们或告诉汤姆，把它放在哪里，并以打字的速度决定它。您现在希望提议文本吗？

伊朗代表： 这个文本已经提议了三次。但他们没有以任何方式将其加入文稿中。我不明白。

施耐德主席： 他不能在自己的计算机中搜索，因为您需要看到它。

伊朗代表： 我已经把它发送给了格玛 (Gema)。请不要让我把它读出来——

施耐德主席： 我可以请您通读一下，因为其他方式都需要花费时间来搜索它。

伊朗代表： 请允许我把文本给您。我之前已经发送了三次。我不觉得这个问题没有任何用处。它不是应该早就在这里了吗？能告诉我为什么没有把它加入文稿中吗？

施耐德主席： 我们能专心听听文本内容吗？我们想听听文本内容。我们把它放到屏幕上，然后讨论。非常感谢您！好的。

伊朗代表： 除非另外特别提到。

施耐德主席： Kavouss，请告诉我们您希望把它放在哪里。它在这个文本的什么地方？

伊朗代表： 在第一段后面。

施耐德主席： 在第一段后面。谢谢！好的。

伊朗代表： “除非特定国家或地区代表另有意见。”

施耐德主席： 是将这句话添加到第一段吗？

伊朗代表： 不是，放在在第一段后面。它另起一段。逗号，“否则发布由两个字母组成的名称或代码以供第二级使用，将需要相关政府明确达成一致的意见。”

也就是说，我们对没有问题的那些人保持开放。它们可以向 ICANN、国家或地区 A、B、C、D，所有的国家或地区宣布，我们没有任何问题。继续。

但其他人应该有可能说明情况，然后我同意 [音频不清晰]。这几乎是中立的文本。我们并不需要忍受这些国家或地区的观点，但我们保留我们的权利。

对于许多国家或地区而言，近 50 个国家或地区，这是非常重要的元素。尼日利亚是提到的其中之一，而且还有其他的国家。非常感谢！

施耐德主席： 感谢您，伊朗代表，提出这个好的提议。是否要替换这段之后的内容？ 或者是否——

伊朗代表： 第一段和第二段，句号。

施耐德主席： 剩余的全部保留？

伊朗代表： 是的，没错。

施耐德主席： 那我们看看，第一段加上这段拟议的新内容。我认为，这基本上非常好地反映了我们到目前为止谈论的内容。这是我的第一反应。

我们不能在这上面花太多时间。如果我们没有看到，意见汇聚起来等问题，我们必须在午休之后再次讨论这个问题。

其他人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中国代表请发言。

施耐德主席：

非常感谢！这正是我说过的事情。我们已经就如何处理二级国家或地区代码提供了建议。ICANN 已制定了程序。而我们也数次表达了对机制工作方式的不满。该机制已经进行了一些调整。这是所有的历史。建议实际上已经很清楚，所以，如果你们希望，唯一一件需要我们集中精力的事情就是现有阶段的缓解过程。

所以，这与我们是否喜欢政府有个说法无关。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反复说了好几次。我们必须继续前进，因为我们只剩一分钟了。所以，我们将暂时结束这个话题。

我们不能继续谈论它了。请在咖啡休息时间讨论它。但请记住，我们已经提供了建议。董事会已经采取了行动。ICANN 工作人员已经制定了规定。这一切已经完成。

唯一的事情是，在部分情况下，政府因为容易混淆等原因而反对使用 TLD 的问题，已经为此制定了减缓计划。唯一一件合理的事情是，如果你们想，可以谈论一下这些减缓计划以及我们是否有一些这方面的建议，但是，谈论一些国家或地区没有问题，而其他国家因为我们说的原因而有问题，这都无济于事。所以，请记住这一点。我真的认为，我们必须继续进行下面的讨论了。

Kavouss，如果您有建议，请提出来。

伊朗代表：

托马斯 (Thomas)，不要催我们。在 205 个国家和地区，只有 9 个国家发了言。在另外 196 个国家和地区表示反对的时候，您为什么要继续？我们已经在马拉喀什会议上提过。我们之前已经说过，我们有异议。

这个文本意思很清楚。如果您对 GAC 没有任何问题和建议，那么对 ICANN，您就没有问题。但这些，他们必须自己表示赞同。请不要因为一两分钟的时间而催我们。我们不在意这些。这是错误的。

所以，请允许我们继续发言，这非常非常重要。我这个请求非常中立。如果所有国家或地区都说没问题，那才是真正的没问题。但是其他人，要他们明确达成一致就需要——已经讨论了 9 个国家或地区，但是没有再提供任何内容。

我们为什么要支持这些品牌？我们为什么要支持某件事，而且还涉及到国家或地区非常敏感的问题？如果您愿意，我可以单独为您解释有多严重——

施耐德主席：

伊朗代表，请听我说一下。我说过的唯一一件事情是，我们不应该处理已经处理过的事情。我们已经作出决定。这就是我要说的。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

所以，让我们尝试——也许我们很快就会实现。关于伊朗代表的首个提议，他们建议保留前两段，然后删除剩余的。是

否有可以接受的内容？是或者否。如果是，我们就完成了。如果否，我将停止讨论，你们可以非正式地继续，我们稍后再回来。

有没有反对伊朗代表提议的？

瑞士代表。

瑞士代表：

关于现在的第四段，我想知道的是，删除它的理由是什么，因为在讨论中，我们知道了这是共识。非常感谢！

施耐德主席：

所以，您的建议是，保留第一段、伊朗代表提议的第二段，删除现在的第三段，保留第四段？因为这实际上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元素，而不是其他那些始终在重复历史的元素。所以，让我尝试修改一下瑞士代表的提议。

对第 1 段、伊朗代表提议的第 2 段，删除绝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的第三段以及保留第 4 段还有任何问题吗？欧盟委员会代表请发言。

欧盟委员会代表：

我很遗憾又回到了这个问题。我只是想澄清，我想起的事情，秘书处可以确认，上一次，我们提供了类似的建议，但结果却

相反。换句话说，除非拒绝，否则您可以在第二级使用两个字母的国家或地区代码。

现在，我们已经转到完全相反的一面，除非您同意，否则便不能使用它。所以，在我看来，我们正在改变建议。

身份未知的发言者： 不，不。

欧盟委员会代表： 这是一个问题。只需一分钟，伊朗代表，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所以，我的建议如下，秘书处查找我们最后一次讨论这个问题时使用的确切措辞。

施耐德主席： 我们来复制/粘贴它。

欧盟委员会代表： 我还要明确的是，我们现在说的，和上次说的并不矛盾或有所不同。我们——对吗？

施耐德主席： 好的。请原谅我。我们需要继续后面的讨论。我们需要继续后面的讨论。否则，你们甚至连吃三明治的时间都没有了。我想，这应该是我们的目标。

所以我们注意到，还没有达成一致。让我们在午休时继续思考。我敦促你们，不要——如果我们重复过去的建议，那么我们就复制/粘贴它们或参考过去的建议。但是，还是让我们尝试使用新词重新表述过去的建议。

我觉得，我们应该能够在此基础上继续工作，因为，如果不以此为基础，就会很难。感谢你们的理解。

让我们进入下一点，就是在 ISO 列表中使用三个字母的代码。

伊朗代表： 您不允许我自己 [音频不清晰]。

施耐德主席： 哦，很抱歉。

伊朗代表： 她不明白我们的问题。问题——

施耐德主席： 请你们双方私下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时间了。非常抱歉。我们花费了足够的时间——

伊朗代表： 所以，会议结束了。

施耐德主席： 不，我没有宣布会议结束。

伊朗代表： 不，不，不。我们要听听我们的观点。国家或地区的观点是国家或地区还没答复。这种不答复被视为——

施耐德主席： 请暂停，Kavouss。

伊朗代表： ——同意。

施耐德主席： 请暂停，Kavouss。否则，您必须申请成为主席了。然后，您坐在这里。我敦促您继续后面的讨论。

伊朗代表： 不，我不喜欢这样。

施耐德主席： 我们将在午餐后继续这方面的讨论。但我们必须向前推进了。
非常感谢！

伊朗代表： 我会在午餐后回来的，肯定会。

施耐德主席： 汤姆，请继续。

汤姆·戴尔： 这部分内容与向董事会提供建议有关，涉及到在未来几轮工作中，将 ISO-3166 列表中的三字母代码作为 gTLD 使用。它写到：“GAC 已经讨论了将 ISO-3166-1 阿尔法三代码保留在顶级，并在本次 ICANN 会议举行的地理名称的跨社群会话中与社群互动。

“GAC 主席在 2015 年 12 月 14 日向使用国家和地区名称作为顶级域名的跨社群工作组联合主席传达了一封信函，正如信中 GAC 主席对未来几轮三字符国家代码作为顶级域名使用的初步意见所述，可能有不同的政策办法，在符合公众利益的前提下将国家代码作为 TLD 使用。但是，需要解决许多问题，才可能考虑改变对 ISO-3166-1 三字母国家代码的当前保护。

“因此，GAC 鼓励社群参与到 GAC 围绕此问题展开的讨论中，并在仔细分析和解决所有担心和观点之前，避免向董事会提交有关该问题的建议。

“GAC 建议董事会不要解除当前保护，至少要等到 GAC 与参与的选区进行深入讨论后。”

施耐德主席： 谢谢，汤姆！我们不会阅读理由阐述。让我们试着将精力放在文本上。

对这个文本还有任何意见吗？

纽埃代表有意见吗？

纽埃代表： 我们能否去掉“至少”一词？

施耐德主席： 您能帮助我们吗？它确切的位置在哪里？

纽埃代表： “董事会”——语句“不要解除当前保护，至少要等到。”所以，我们只要找到“解除”——

施耐德主席： 是最后一段吗？好的。

纽埃代表： 嗯。你和我？

施耐德主席： 好的。还有其他意见吗？大家是否接受我们去掉“至少”？

依次请加拿大代表、英国代表和荷兰代表发言。请讲得简洁些。

依次请加拿大代表、英国代表和荷兰代表发言。

加拿大代表： 非常感谢！只是一个小建议。我不确定我们希望被视为告诉社群不要提出建议，所以，我们要建议从第三段中删除“围绕”，这样，它就变成了“因此，GAC 鼓励社群参与到 GAC 对此问题展开的讨论中，直至仔细分析和解决所有担心和观点。”

所以删除“围绕”和“观点”一直到最后。非常感谢！

施耐德主席： 所以，您建议在“GAC 对此问题展开的讨论中”后停止，还是在“担心和观点”后停止？

加拿大代表： 再次抱歉。我只是澄清一下，我提议删除“避免向董事会提交有关该问题的建议”。

施耐德主席： 这句话的后半部分。

加拿大代表： 好的。

施耐德主席： 好的。

加拿大代表： 非常感谢！

施耐德主席： 此外，我们将收集建议，然后我们将看看是否会达成共识。对于文本的修改，还有其他请求吗？首先请英国代表发言，然后请荷兰代表发言。

英国代表： 好的。谢谢主席！只是表述方面的建议，我认为，在第四段中，只有一个建议因素：“但对于当前这轮工作，不解除申请人指导手册中规定的当前保护。”

其余的全是背景，是不是？

施耐德主席： 实际上，剩下的就是理由阐述，是的。

英国代表： 也许可以减少理由阐述。再次抱歉。您已经——

施耐德主席： 我认为您的话很有道理。

荷兰代表有话要说？

荷兰代表： 是的。还有一点，也许母语是英语的人可以提些建议。看起来您好像如纽埃代表说的那样，去掉了“至少”，那么它确实是一个必然的事情，必然将解除当前保护措施——讨论后，当前的限制将被解除。

我的意思是，我们的表述应该表明，不能仅仅依赖讨论就解除保护措施。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那么，纽埃代表，您的意思是，文本暗示着，一旦进行深入讨论，董事会就应解除当前保护，这可能不是我们想说的。

好的。我会记下来。

在有请伊朗代表发言之前，你们是否同意，建议点其实是在最后一段，剩余的应该是理由阐述部分？这是你们认为合理吗？

我看到有人在点头，所以我们来处理最后一段，因为这是我想说的关键词，也许荷兰代表，如果您能在下午的会议中拟出文本来就太好了。

伊朗代表请讲。

伊朗代表： 感谢您，托马斯。作为主席，您能告诉我，我们在“因此，GAC 鼓励社群”这段中想说什么？

这是 GAC 建议董事会鼓励社群吗？这是什么意思？

未知身份的发言者： 这不是建议。

施耐德主席： 我认为我们——是的。您说的对，但我认为，这个内容将从文本中摘出，或被合并到理由阐述中。我收到了加蓬代表的请求。不，不是加蓬代表。帮帮我。是斯威士兰代表。好的。当然。

斯威士兰代表： 谢谢主席！我想知道，主席，如果我们只是说：“GAC 建议董事会不要解除对三字母代码的当前保护”，然后结束，这是否才是问题。因为，我可能是错的，但我不认为——我不记得 GAC 中有任何人支持在 TLD 中使用三字母字符代码，由于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建议，所以这个问题甚至不应该出现在桌面上。

我支持修正，主席。

施耐德主席：

谢谢，斯威士兰代表。我认为，爱沙尼亚代表在远程参与，该国政府实际上是希望使用该代码的。

但我认为，我们要表达的元素是 (a) 应针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以及 (b) 无论讨论结果是什么，至少暂时不应解除保护措施。

我们是要在建议中提出这两点吗？我说的对吗？

我再重复一遍。(a) 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需要就这个问题进行更多讨论，并且无论讨论结果是什么，暂且不应解除当前保护措施。

你们认为建议中包含这些因素合理吗？

是否有人反对这两个因素？

如果你们同意，那么我们将尝试草拟反映这两个因素的内容，我们要敦促西班牙代表以及任何人提出包括这两个因素的理由阐述，如有必要，可以从我们之前删除的建议文本中寻找。

好了。所以，我们还剩下最后一个项目，我们将短暂休息一会儿去吃午饭，希望我们都能在休息之后精神饱满地回到这里，这次要讨论对 IGO 名称和缩略语的保护。非常感谢！

汤姆？

汤姆·戴尔：

谢谢！对 IGO 名称和缩略语的保护。GAC：(a) GAC 建议董事会积极就 IGO 保护问题与 GAC 和 GNSO 进行商谈，以努力协调针对此主题的 GNSO 和 GAC 建议之间的分歧，同时继续回应自多伦多公报发布后 GAC 建议中列出的问题；(b) 考虑到自 GAC 首次提出此问题引起了 ICANN 社群的关注以来，同时加入董事会和 GNSO 的个体数目，且鉴于 IGO 凭借国际法规定下非商业、由政府资助的管理机构的独特地位和优越的条件，其能够就任何提案的相容性发表意见，因此，建议董事会在适当情况下邀请 IGO 参加其讨论（均为与董事会和 GNSO 的讨论）。”

施耐德主席：

谢谢！各位可以提出建议了。伊朗代表有什么意见吗？

伊朗代表：

似乎第一部分要求董事会与 GAC 的讨论，这意味着董事会已经拒绝了我们的建议，我们希望——他们能回到我们中间来。

那么，GAC 建议董事会与 GNSO 讨论什么问题？这是我们的责任吗？为什么要提到我们有责任建议董事会与 GNSO 讨论？这不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整个内容需要重写。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伊朗代表！

我认为董事会并没有拒绝建议，但这就像一个没有限定的临时事情，所以很微妙。

但是，有的元素可能也不是新的，或者以不同的措辞重复了过去的建议，这可能会混淆。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代表，您怎么看伊朗代表提出的问题？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代表：嗯。我只是想呼应您指出的，嗯，董事会尚未正式拒绝 GAC 的建议。只是 GNSO 和 GAC 建议之间存在明显的冲突。起草该特殊的建议是为了反映我们过去一周的对话，在此期间，我们就该问题与董事会和 GNSO 讨论。我们发现，我们进行了更多富有成效的讨论，比过去四年就该问题进行的讨论都要多，我们认为，GAC 必须承认这一点，并建议董事会继续采取相同的态度，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必须将所有这些建议保留在公报中的原因。这是一个整体。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其实，我把它和之前的文本弄混了。

实际上，第 1 部分的想法是互相讨论，因为应该由董事会带领这个小组。我猜，有提到这个小组。而且说实话，很多时候，由我进行发起步骤，小组召开会议并继续推进，并且，明确期

望董事会继续推动这一方面的发展。这是我们给董事会的建议，让他们与社群协商，包括 GNSO 和 GAC 两者。

而在第 2 点上，事实是，参加讨论的个人出现了一些变化。它基本上是一些背景的解释，或提供一些背景。那么，您是如何想的？在这里是否适当？请英国代表发言。

英国代表：

谢谢！嗯，我只是建议，由于已经有一个流程在进行了，那么建议可以快速赶上这个流程，而不是积极性的……

这听起来像我们实际上对董事会说，“你还没有这样做。”但实际上，我认为，公正地说，实现的是良性互动。“迫切与 GAC 合作，解决问题” - “以及与 GNSO 合作，解决问题” - 这些行中的文本。谢谢！

施耐德主席：

这是对第一段的微小修改吗？对吗？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代表？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代表：谢谢英国代表！

首先，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再次实现了战略转变，似乎开始结出硕果。我们希望确保在该路线上继续前进，而不是之前的路线，因为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在这个问题上

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而且，托马斯出席了本次会议，你们可以对此发表意见，只要你们觉得是适当的——特别是 GNSO 直接参与进来，而 GNSO 不是小组的正式成员，这对会议的成功而言，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

施耐德主席：

谢谢！我们必须到此结束了。就一个词。

如你们所说，去年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会议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我们还没有具体展开。

我认为，我们在试着表达，并且我认为我们要说的话是对的，应我的请求，GNSO 被包括在该组中，而之前并非如此，而这是我们希望获得的基础，从而拥有包容的辩论。

我想知道，例如，我们是否可以缩短这个文本，只留下精髓，而且基本的信息是，我们会议桌上的每个人都需要积极地参与这个小组，加速继续发展，并且不会放弃之类的。

各位是否同意这个消息？然后，我会尽量与其他人在午餐结束后一起拟出来。

这样可以吗？有任何异议吗？

好的。谢谢！

我知道，对每个人而言，都并不容易。我们所有人都有如此多的内容要表达，但是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需要试着塑造它，所以我有时会逼你们，那是因为我们需聚在一起。非常感谢！

现在，提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就本次会议的反馈进行对话，还是开始下一次会议的筹备？完全由大家决定。我们可以继续处理公报，然后看看我们有多少时间用于讨论，因为如果我们开始下次会议的筹备讨论，就存在风险，我认为最紧迫的事情是公报。

如果你们同意——我看到有人在点头——我们切换话题。安娜 (Anna)，给您提供一点信息，您是否也对这方面满意？因为安娜将带领我们讨论这个。

我们将在 13:30 开始公告，时间很紧迫，然后看看我们用了多长时间，然后用余下的时间，一直到 3:00 就下次会议的准备工作进行讨论。

好了。大家都同意。非常感谢！所以，请尽可能在 1:30 之前回到这里，好吗？非常感谢！

[午休]

施耐德 (Schneider) 主席： 现在只是向大家通报一下信息，我们仍在收集零碎的文本资料。我们正在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处理，但效果甚微。篇幅较大的文本内容由其他人员负责。

请就坐。

好的。谢谢大家！我们马上就要重新开始了。非常感谢在午餐时间帮助我们努力整理新文本的各位。

我要讲的有两点。

首先，我们是否仍希望在今天发表一份公报？

未知身份的发言者： [关闭麦克风]。

施耐德主席： 有任何反对意见吗？

未知身份的发言者： [关闭麦克风]。

施耐德主席： 好的。那么，因为我们需要确保我们都在看同一个页面，也就是所关于基础知识的页面。

在我们商讨议程的视频通话中，我曾建议你们搭乘周五而不是周四晚上的回程航班，因为如果进展不顺利，我们还可以选择在今晚继续。我不知道你们是否也希望这样。

那么，我们的目标是在 3:00 完成公报？

未知身份的发言者： [关闭麦克风]。

施耐德主席： 好的。也就是说，这意味一方面着我们都需要将精力集中在实质内容上，而另一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很重要但并非十分紧急的问题，我们可以在下次会议或者拟定建议的信函中予以处理，而且我们就可以在本次会议后立即开始起草信函。

如果我们对基本消息达成共识，我们将选择后者，它会比较有效，而且这只是初步的谨慎提议。如果它颇具争议性，我们就需要将它延迟到海得拉巴会议。

所以，请牢记，你们希望现在可以在公报中看到哪些问题，哪些问题又需要优先考虑，我会将大部分时间花在这些问题上，而哪些问题需要延后处理，这些将是当前的第二优先事项，或者你们认为可以在海得拉巴讨论哪些问题，这些也将是第二优先事项。

根据我们所面临的情况，这种处理你们意见的方法大体上是否合理？

瑞士代表，有任何反对意见吗？没有。

好的，Kavouss 请发言。

伊朗代表：

对 3:00 和 1:00 无异议，但我们必须正确行事。我们提出的观点事关 56 个国家/地区。它不是任何一国或一个地区的事。它关乎所有伊斯兰国家。我不是他们的代表，他们也没有坐在这里，但这件事关系到他们。所以这很重要。

请阅读之前的政府咨询委员会建议。我们从未谈到过同意，那又怎么能达成一致。ICANN 解释道，如果信件发出而未收到任何回复，即表示同意。这是不正确的。就是这样，我们从未谈到这点。我，新加坡、都柏林和马拉喀什代表，我们从未发表过这样的观点。我收到一封三行文字的信：“相关政府的担忧。相关政府应按照要求警觉起来。”

但 ICANN 解释这封信的方式有问题。他们会在受到特别压力时，给出不同的解释，所以，烦请纠正这一点。谢谢！

只是很小的文字建议。在 GNSO 的第三项上，我们应采用复数形式表示，因为正如主席托马斯 (Thomas) 指出的，国际政府间组织 (IGO) 和红十字会是两个独立的问题。

因此，我们应将第一行的“保护措施”变成复数，接下来，如果你们希望，为强调这种独立，我们在“红十字/红新月”之前添加“针对”字样。这样一来，就成了“针对红十字/红新月的现阶段运动”。

虽然是微小的文字改动，但是也有一定重要性。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我想我们能接受这一建议，这样可阐明情况。

我们可以继续吗？

与安全与稳定咨询委员会 (SSAC) 的会议尚未发布最新消息，但我想我们相信——

汤姆·戴尔：

这样很好。

施耐德主席：

秘书长会真实汇报我们所讨论的内容——这没问题。

我们漏掉了一个问题。

好吧。

汤姆·戴尔：

关于 BGRI 的文本有一处小的改动，

我在努力回想改动的内容。很抱歉，我的记忆有点混乱。不过，它会在屏幕上显示……

很抱歉，这里面删除了之前引用的 ACIG 报告中关于 GAC 的建议，我觉得那些内容也已经被删除了。

如果没有任何意见，我们将继续下一个问题。

好的，巴拉圭代表请发言。

巴拉圭代表：

谢谢主席！

稍微回顾一下与 SSAC 的会议，是否可以在那次会议的文件里，更具体地说说关于 NAT 决议的 IPv6 和 IPv4 问题？

施耐德主席：

我们能以后再谈论这点吗？因为我不认为它是一个问题，我们只需要试着找到一种方法，然后如实报告，因为我认为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来解决，比如说，政治问题，是的，并且现在把精力放在建议上，除非它们是很简单的事实错误。谢谢！

汤姆·戴尔： 谢谢！每个工作组的报告都有一些小的更新。有的时候，它们会经过缩减。而且，已经通过公共安全工作组纳入了一项报告，所以……

阿根廷代表请发言。

阿根廷代表： 谢谢，Thomas！我对提名委员会工作组的文本有个疑问。我通读了文稿，大家一致同意采用一般标准，而不是仅针对董事会的标准。

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没有其他意见就保留文本。

施耐德主席： 我们一定要讨论这一点吗？还有其他问题呢。

阿根廷代表： 它就在文稿中。我——

施耐德主席： 谢谢您的澄清。我们能否不改动这部分内容？否则，我们今晚就要加班了。丹麦代表，您有其他意见吗？

丹麦代表： 好吧，我们进行了不同的尝试，劝说工作组主席做些细微改变，但他没有接受。

如果这项更改不能接受，那么 we 想删除以下词语：其中第一部分“与会者一致认为 BG”，我们先从“工作组将制定”开始。我们删除“同意”，因为没有达成一致。

施耐德主席： 谢谢！那么，您的建议是“工作组将制定草案标准”。

丹麦代表： 是的，先生。

施耐德主席： 好的。大家是否都接受？非常感谢！这是一种进步。好吧。
谢谢！继续。

汤姆·戴尔： 英国代表呢？

施耐德主席： 您的意见是关于这部分的吗，英国代表？

英国代表： 是关于公共安全文本。

施耐德主席： 好的。您的意见是——

英国代表： 这段文字非常简短。我的思维有些混乱，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过去几个月关于公共安全工作组职责的问题，所以，我建议摘除“关键 DNS 和 IP WHOIS 相关章节”，只保留“工作组将继续致力于跟踪，包括”，然后列出工作内容。

施耐德主席： 所以，您的建议是删除汤姆刚刚强调的内容？
我们接受吗？有任何问题吗？不喜欢？好的。我们把它删除。
伊朗代表有什么意见吗？

伊朗代表： 什么跟踪？如果删除了那些内容，如何知道是什么跟踪？
谢谢！

施耐德主席： 或许，我们可以找一个更恰当的字眼，因为“包括” - “促进问题的持续讨论，包括”——
它的实质含义没有任何改变。

欧勒夫·诺德林 (Olof Nordling)： 工作阶段。

施耐德主席： 好的。工作阶段。我们可以这样说吗，“为工作阶段作出贡献，包括”然后列出内容？这样可以吗？我们可以接受吗？

我看到有人在点头。

有谁对屏幕上显示的内容有异议吗？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必须继续后面的讨论。

汤姆·戴尔： 我只是提醒一下。GAC 指定作为 CCWG 工作阶段 2 正式会员的国家或地区已根据要求在此处提及。这是重大更改。这是加拿大代表的意见。

施耐德主席： 加拿大代表，在您发言之前——谢谢——我想说，我是这样理解的，在传递消息、保持联络和报告等方面，所有 GAC 成员和观察员都可以联系到这些国家和地区代表，而另一方面，请注意这些权利仅限成员使用。每个 GAC 成员和观察员都可以作为与会者参与其中，发表自己的意见，以上便是对这些内容的理解。

加拿大代表请讲。

加拿大代表： 非常感谢主席先生！实际上，我的意见与上一节的独立秘书处相关，上次我们在该节中提出了一些细微的增补，但这些增补并没有体现出来。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您能重新读出这些内容吗？它们被遗漏了。谢谢！

加拿大代表： 当然可以。它是“GAC 重申其观点，即一个可持续、独立、负责任、透明的秘书处”等等。谢谢！

“和透明”。谢谢！

施耐德主席： 就是这样吗，加拿大代表？

好的。谢谢大家！

现在我们知道了——

汤姆·戴尔： 是的。抱歉。

施耐德主席： 好的。

汤姆·戴尔：

抱歉。在“其他问题”部分有新的文本。

英国代表提交的文本标题为“基于社群的 gTLD 申请”，内容如屏幕所示：“继 GAC 在马拉喀什对当前一轮 gTLD 工作中基于社群的 gTLD 申请所遇到的诸多问题进行讨论后，人们注意到，欧洲理事会的两名独立专家（协助/支持）正在对这些 gTLD 申请的经历进行审查。这次审查的结果预计在 GAC 的下次会议上报告，其观点将用于关于新通用顶级域当前社区工作，包括新通用顶级域的后续流程政策制定流程。”

施耐德主席：

谢谢！我们之前讨论过这一问题。在我们第一遍阅读之前，英国代表通过电子邮件提出了该问题。

这不是一个建议。这是一条消息，是关于之前的会议中已经口头传达过的内容。

有什么问题吗？我不明白，

请英国代表发言。

英国代表：

好的。抱歉。这是我的问题。我将“促进”和“支持”作为备选，我倾向于“促进”。

施耐德主席：

如果这是唯一的问题，我想我们可以接受。

伊朗代表有什么意见吗？

伊朗代表：

关于 IGO 保护措施，第一行，我们保证这些保护措施的可
靠吗，还是我们请求保护？

我们不能保证。我们不是一个实体，不能作出这样的保证，
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GAC 继续致力于提供必要的保
护，以”。

谢谢！

施耐德主席：

我们为何不这样说“致力于 IGO 名称和缩略语的保护”？这样
可以吗？

OECD 没问题。我们可以试着简化它——

汤姆·戴尔：

“保护”什么——

施耐德主席：

“对于保护”，或“保护”、“对什么的保护”——“什么的
保护”还是“对什么的保护”？

汤姆·戴尔： “对什么的保护”。

施耐德主席： “对什么的保护”？好的。您的母语才是英语。

好了。还有其他意见吗？

什么是新的？或许，您可以帮助他们。剩下的内容保留原样吗？

汤姆·戴尔： 是的，就是这样。

施耐德主席： 我们同意。这是英国代表在第一次阅读之前提出的另一个新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我们会将它整合到一起。

汤姆·戴尔： 需要我读一下吗？

施耐德主席： 好的。请。

汤姆·戴尔： 内容是“GAC 指出，GNSO 与董事会正在进行进一步磋商，以解决 GNSO 建议和 GAC 的一贯建议之间仍存在的分歧。GAC 建

议，根据此类保护的不同法律和政策依据，红十字、红新月和红水晶名称及标识的当前临时保护措施应成为永久性的。GAC 敦促董事会尽快商定解决。”

施耐德主席： 谢谢！这也反映了我们与 GNSO 和其他方的讨论。

这样可以吗？

新西兰代表，是您想发言吗？好的。

新西兰代表： 现在弄明白了。

是的，其实刚才我就想提出这个问题。标题中的红新月。

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我们可以继续吗？现在是建议部分。

好的。

汤姆·戴尔： 谢谢，Thomas！下午好，GAC 的诸位。

就在休息之前，我曾试着根据成员提出的建议进行修改。其中很多建议都是在尽量精简之前的文本，所以，下面我将通读一下。

GAC 建议董事会，在开始制定新通用顶级域的进一步发布政策时，应首先考虑新通用顶级域几轮工作的所有相关审查的结果，并确定哪些方面和内容需要调整。此外，还需要解决以下问题。A) 互操作性、安全、稳定和弹性的最低要求都能得到满足。B) 事先进行成本与收益的客观独立分析，从上一轮工作中汲取经验和成果。以及 C) 达成一个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支持的政策和管理框架。董事会可采取的所有措施都应确保以合理、有序且协调一致的方式，采用全面且可测量的方法，进一步发布新通用顶级域，而不是执行所有相关利益方商定或未商定的并行和重叠的工作和/或按照商定或未商定的任何期限进行工作。

施耐德主席：

现在的内容要比初始文本更加精简。

伊朗代表有什么意见吗？

伊朗代表：

主席，为什么说“互操作性的最低要求”？

西班牙代表： 我们可以删除提到的期限吗？我们一直有非常苛刻的期限问题。或许“任何”不正确，但可以使用一些其他词语。

施耐德主席： 好的。事实上，我们已经有关于上述逻辑顺序的叙述，但如果期限很重要，新西兰代表，我们可以只删除“任何”一词吗？也许您所想的并非如此，这样对吗？所以，也许我们并不需要“未商定的期限”。那么，我们只删除“任何”一词，它在语气上可能有些过重。这样可以吗？

好的。这听起来，似乎您可以接受。

现在，理论的阐述非常简短，所以，我们其实可以保留它。

汤姆·戴尔： 我会读一下。

施耐德主席： 请迅速读一遍。

汤姆·戴尔： 现在是现场阅读。理由阐述一，目前，在公共政策方面，找不到理由阻止将新通用顶级域的进一步发布继续作为一般性原则。但是，在公共政策方面，有正当理由对申请和授权后阶段

施加一系列要求。GAC 认为此类要求至少部分来自关于全球公共利益的 ICANN 义务（正如现有和提议的公司设立章程和章程中所载）。

理由阐述的第二因素内容如下：数据当前不可用，因而不可对现在正在总结这轮工作进行适当的评估，无论定量或定性。一些重要数据，例如关于消费者的安全和保障的数据，可能尚未收集。一个合理且高效的流程意味着需要在政策制定流程未推进很多之前，收集此类数据。

施耐德主席：

我认为这相当清晰且简短。这样可以吗？我们可以保留这样的理由阐述吗？

伊朗代表请讲。

伊朗代表：

我刚刚阅读了理由阐述，看看它是否与意见一致。我没有看到这一点，但由您决定。

施耐德主席：

我觉得我看到了，但也许是我经过这些天的工作太累了。

对理由阐述的文本有任何异议吗？

但如果我们认为，原则上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停止，我就会认为它与余下的内容是一致的。首先，我们需要进行分析，然后再继续。

好了。如果没有异议，我们将继续下一个问题。

汤姆·戴尔：

隐私和代理服务认证问题如下：

GAC 告知 ICANN 董事会，GNSO PDP 工作组列出的关于隐私和代理服务认证问题的建议引起了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并由 GAC 在其关于 PPSAI 的初次报告中突出强调。

董事会应确保继续以建设性和有效的方式进行对话，以解决 GAC 的担忧。

如果董事会决定采纳 PPSAI 建议，其应指示实施审核小组要确保尽可能在实施阶段有效解决 GAC 的担忧。

必要时，在制定拟议的执行计划时，应找出 GAC 的意见和反馈，包括让公共安全工作组加入到实施建议团队中。

如果在执行情况的讨论过程中，出现政策性问题，则应将问题返回给 GNSO，以便今后对隐私和代理服务认证的潜在增强进行审议。

施耐德主席：

伊朗代表有什么意见吗？

这样可以吗？

美国代表请发言。

美国代表： 谢谢主席！实际上，对于第二点，这是可以接受的。但我们想再回到尊敬的伊朗代表提出的上一个意见，我们想保留“尽可能”这部分文字。

谢谢！

施耐德主席： 您可以谈谈原因吗？因为其中涉及的所有一切行动都是尽可能完成的。所以，您希望通过保留这些文字获得哪些附加意义？

美国代表： 我只是不希望让它带有最后通牒的色彩，或者造成任何必须执行 GAC 建议的混淆。

这样的语气似乎会破坏它之前的含义，即我们希望将建议付诸实施。

谢谢主席。

施耐德主席： 在我请伊朗代表发言之前，其他代表有什么意见吗？

加拿大代表请发言。

加拿大代表：

非常感谢主席先生！鉴于过去两年对报告的认可，我认为我们同样倾向于保留。而且该报告目前也在董事会之前。所以我们认识到“尽最大可能”这种程度说明，会让人们意识到任何决议在某种程度上都依赖于相关的工作，而不是取消或破坏。

谢谢！

施耐德主席：

如果我们说“尽最大可能”，我会觉得这是一种妥协，这可以接受吗？这不只是在可能范围内，而是要尽最大可能，说到底这也不是特别重要，但是这种口头上的东西会让我们左右为难。我们可以接受吗？“尽最大可能”意味着我们确实关心，但我们也是理智的等等。

这样可以吗？伊朗代表，您可以接受吗？

伊朗代表：

主席，正如您所说，“尽最大可能”是一种泛泛的说法。为什么我们要在这样一个特殊的、非常敏感的问题里，将它讲出来？

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伊朗代表！

请秘鲁代表发言。

秘鲁代表： 我认为问题是谁来决定您到何种程度才算尽了最大努力。

施耐德主席： 那么谁来决定问题是否得到有效处理？在这个组织中，最终是由董事会决定。我们提出建议。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括号里，然后继续。我们可以稍后再讨论这个问题。

谢谢！

我们还没有读理由阐述呢。好了。谢谢，汤姆！

未知身份的发言者： [关闭麦克风]。

施耐德主席： 不，没有了。

汤姆·戴尔：

谢谢！在其注释中，我只读到理由阐述，它和现在屏幕中显示的一样。

在它关于隐私/代理服务认证问题 PDP 最终报告的注释中，GAC 强调了工作组提出的对公共政策担忧问题，尤其是那一个。执法和消费者保护机构对隐私和代理商手中信息的要求要求各方根据当地法律的要求和/或许可进行保密。二，PPSAI 对受隐私或代理服务提供商所在司法管辖区管辖的执法机构的定义，可能意味着服务提供商只需要对自己所属辖区内的执法请求作出回应，然而许多调查都是跨界的。

三，不应向积极从事货物或服务代收货款业务的域提供隐私和代理服务。

由于这些 GAC 意见没有在 PPSAI 最终报告中体现出来，因此，GAC 在其马拉喀什公报中建议 ICANN 董事会留出足够的时间，以便 GAC 在 ICANN 第 56 届会议上对这些问题进行审议和讨论。

在 ICANN 第 56 届会议上，GAC 会见了 ICANN 董事会成员、GNSO 理事会以及 PPSAI 工作组的联合主席。针对如何在工作组建议的实施过程中解决 GAC 的担忧和意见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讨论，以避免董事会从不同的支持组织和咨询委员会处收到相互冲突的建议。

讨论中强调，大部分 GAC 担忧的问题都可以在实施阶段得到解决。讨论的具体措施包括：1、可详细说明与正在进行的调

查相关联的执法要求的相应授权和保密要求的执法信息披露框架。这样的信息披露框架还可能解决隐私/代理服务提供商对来自其所属司法管辖区外的信息提供要求的响应流程。

以及 2、取消认证流程，可提供多种途径对存在从事欺诈、不公平或欺骗性行为或多次不回应执法机构要求行为的提供商撤销认证。

施耐德主席：

谢谢，汤姆！这是一段相对较长的文本，但它提到了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曾有过激烈的争论，我认为这是很好的理由陈述，它以书面形式列出了初期讨论内容。下面，我要问各位：同意这一点并继续吗？美国代表有什么意见？

美国代表：

谢谢主席！谢谢您让我发言。我希望这是一个小的修改。在开头为“在 ICANN 第 56 届会议上”的一段中，美国代表要求删除最后一句的结尾，从“以避免董事会收到相互冲突的建议”开始。我不确定从此处开始是否能确保语法正确。但其次，我不认为我们想开创先例，由此，支持组织和咨询委员会必须在将建议提交董事会之前，通过某种方式使其意见协调一致。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如果阅读了文本的其余部分，我认为没有问题。大家接受美国代表的建议吗？有任何异议吗？没有。好的。我们删除这部分内容。好的。

有任何其他意见、问题吗？如果没有，我们将继续。好吧。

现在，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它对很多国家和地区都非常重要。我们都知道。我们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已经提出了很多建议。如果我领会了伊朗代表的意见，其中主要的新因素是我们所要表达的意思一直都是这样，但从没有明确指出应明确说明具体国家的同意意见；这是其中的要点，也就是在第一次阅读中提到的中间段落的文本。

其余部分，之前的中间段已经不见了，因为很明显我们并没有就此达成共识，而且显然与上一个建议并不一致。

所以汤姆会继续阅读这些内容。我希望大家的意见富有建设性，看看这能否抓住我们要表达的主旨。而且，我们希望能很快解决这个问题。谢谢，Tom！

汤姆·戴尔：

好的。我已经对这部分做了一些修改，以体现我们在午休时间之前的公开会议中提出的意见。我没有作出任何其他意见——任何进一步的更改，因为我没有收到其他针对文本的建议。所以一切还保留午休前的样子。

内容是：“GAC 对注册管理运行机构提出的计划进行了讨论，以消除国家或地区代码与新通用顶级域下二级代码的两字符字母之间产生混淆的风险。”这可能需要修改。我认为这不太正确。

“GAC 不能就每一项措施提供一致意见，因为存在与其相关的不同意见。

除非特定国家或地区代表另有意见，否则发布由两个字母组成的名称或代码以供第二级使用，将需要相关政府明确达成一致的意见。

“GAC 建议或认为，相关注册管理机构或注册服务机构应在发现风险时与相关 GAC 成员合作，以就如何管理该风险达成协议，或在名称已注册的情况下，请第三方对情况进行评估，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方法。”

这些方框号位于我收到的原始文本的最后一段，所以我没有对其进行更改。我没有任何其他意见。

施耐德主席：

谢谢，汤姆！我们在这里暂停一下。

我们可以将三段都放映到屏幕上吗？这样就可以了解整个框架。下面，我们快速地逐一浏览，看看它们之中是否有任何问题。

我认为第一段陈述了事实情况。这个没有。欧勒夫，您有什么意见吗？

欧勒夫·诺德林： 其实，第一段在谈到国家/地区代码时并没有表述得很清楚。我建议是新通用顶级域下双字符/字母的二级域名。

施耐德主席： 能重复一遍吗？或者，汤姆，您明白了？

欧勒夫·诺德林： 我正在做这件事。否则——这是有点长，但至少它是有道理的。

施耐德主席： 我认为，我们没必要讨论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技术性的措辞问题。

巴拉圭代表请讲。

巴拉圭代表： 双字符/字母的二级域名听起来有点奇怪。我会删除“字母”，留下“双字符二级域名”。

施耐德主席：巴拉圭代表得 10 分，您说的没错。好了。

西班牙代表要发言吗？

西班牙代表：应该是两个字母，因为数字-数字、字母-数字和数字-字母这样的 [音频不清晰]。

施耐德主席：西班牙代表得 12 分，总分上涨了。

[笑声]

坐在后面的那位女士。是尼日利亚代表吗？

尼日利亚代表：我只是想弄清楚。当您说“GAC 不能就每一项措施提供一致意见，因为存在与其相关的不同意见”，这其中是否有那些达成一致意见的措施？

施耐德主席：其实我在想，我们是否应该删除这部分内容，因为实际上，它反而会使文本的含义大打折扣。这是您的建议吗，伊朗代表？

施耐德主席： 我只想说，我们已经澄清了这点并且没有更改，因为这本来就是我们所希望的。我认为您属于那些另外特别提及的那些国家或地区代表，就是没有问题的那些，因为我们已经草拟了这些名单。所以，不需要协议的相关方都被一一列出，您是其中一个，还有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它涉及到了每一个人。

有请荷兰代表。

荷兰代表： 上一条建议并没有谈到明确的同意或同意方面的问题。它只是说通知。在上一条建议中，我没有在任何地方看到同意方面的问题，或者之前的政府协议。

我没有明白。如果有人能为我指一下，我会非常感谢。不然，我将就此提出异议。谢谢！

施耐德主席： 伊朗代表有什么意见吗？

伊朗代表： 谢谢！以下是在马拉喀什，一名 ICANN 员工对该建议向人们做出的解释：将会向相关国家或地区寄发函件。如果没有回复，即视为对此表示同意。这就是我们有问题的地方，它的执行方式。

我没有指出该人员的姓名。我们在马拉喀什曾就此提出疑问，而该人员说就是那样。这就是我们的执行方式。

还有许多发展中国家，他们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错过了 60 天的期限。在管理 [音频不清晰] 方面，我们并不像其他各位代表那样稳定。我们不会干涉他们的问题。

他们在 GAC、在 ICANN 宣称，他们没有任何问题。但让那些有问题的其他人有机会提问。我们不能在这里进一步公开问题。但我们会在私下向人们解释我们遇到了什么困难。

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默示同意都是无法接受的，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代表催促我们应同意这种默示同意。这是不正确的。我们有自己的权利，这是我们不能侵犯的权利。请让我们行使自己的权利。我们没有干涉你们的问题。也请让我们自己提出自己的问题。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依次请丹麦代表、西班牙代表和埃及代表发言。

丹麦代表：

谢谢主席先生！秘书处提出了在之前会议上已经商定的内容。据我所知，上次会议是关于都柏林公报的。我们可以在这里使用其中部分措辞。这里说到“无论反对理由为何，我们都建议董事会对相关政府提交的意见予以充分考虑”。这是其中一个。

另一件事是注意政府的能力和局限性，并请委员会为某些提出意见的流的验证提供便利，以解决他们的问题，如果我听得没错这就是 Kavouss 的担忧。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使用都柏林公报中的这两处措辞或这两个句子，就与我们的意见一致了。

施耐德主席：

谢谢！西班牙代表有问题吗？

西班牙代表：

如果 Kavouss 和其他 GAC 代表对此没意见，我也就没有任何问题了。但我在想解决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方法，在句子开头提到“尽管 ICANN 正在制定该流程”，可以说是部分国家或地区，因为我觉得您的意见至少只能代表少数国家。“尽管该流程由 ICANN 制定，但部分国家或地区”，我们可以讨论这个限定词。坚持认为，除非另有……等等。

施耐德主席：

请埃及代表发言。

埃及代表：

我只是想和芬兰代表一样，确定这是否与之前的建议一致。我认为，如果它与我们之前的意见一致，那么我对此处就没有问题了，除非它与之前的意见冲突。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正如丹麦代表指出的，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要求的是——而且“考虑”一词几乎在此建议的每一条里都有出现，2015 年 3 月或者是别的月份，新加坡代表提出“应对相关政府的意见予以充分考虑”的意见。就是这样表述的。

之后，我们一直请求设立 60 天的评议期。这也是新加坡代表的意见的一部分。随后在都柏林，我们再次谈到我们建议对政府的意见予以充分考虑。使用的就是这样的表述。这些都是澄清问题。

随后，都柏林代表在其他时间谈到“对相关政府提交的意见予以充分考虑”。就是这样。是的，就是这样。这是迄今为止所要求的。所以，考虑这些意见。

斯威士兰代表请发言。请斯威士兰代表，然后是巴拉圭代表发言。我们在这里暂停一下，然后处理其余内容，稍后再返回，因为我们需要看看还剩下多少。好的。斯威士兰代表请发言。

斯威士兰代表：

谢谢主席！我不知道先跳过这部分，在完成文档的剩余部分后，再返回来处理它是否有帮助，因为它似乎仍有很多问题。

施耐德主席：

谢谢！我们想的一样。

这样可以吗？

巴拉圭代表：

是的，我同意。但是你们知道，我认为“考虑”一词有问题，因为你们可以先考虑，然后决定处理这个还是处理那个，或者制定多年的行动计划或者根本不行动。你们不停地考虑，但 60 天的期限却没有等着你们。你们知道，那些非 GAC 成员的国家或地区或者不同意的国家或地区会发生什么吗？我建议返回原始文本。谢谢主席！

施耐德主席：

谢谢！我们现在记下了这一点，先继续，在结束时再返回来考虑这个问题。这样可以吗？

埃及代表请讲，您现在有什么解决方法吗，还是一——

埃及代表：

我有一个问题。我们会返回来重新讨论整节内容还是这个特定段？

施耐德主席：

随便，都可以。我们需要对整节内容达成一致意见——

埃及代表：

好的。

施耐德 (Schneider) 主席： 对这一整节，就是您在屏幕上看到的对吧？

埃及代表： 好的。

施耐德主席： 好的。我们先继续，稍后再返回来讨论。

三字母代码。这是我根据我们对这两个因素的讨论拟议的文本。它非常简短。比以前更短。汤姆，请读一下。

汤姆·戴尔： 谢谢！文本内容是“GAC 建议董事会鼓励社群在未来几轮工作中就 ISO 3166 列表中作为通用顶级域名的三字母代码的潜在用途的所有相关方面，继续进行深入的分析 and 讨论。特别是，关于是否认为此类潜在用途符合公众利益。

“GAC 建议董事会保持当前对 ISO 3166 列表中三字母代码的保护措施，而不是将其撤销，除非涉及 GAC 和其他 ICANN 选区的未来深层次讨论促使相关方就使用这些三字母代码作为 TLD 符合公众利益达成共识”。

施耐德主席： 依次请伊朗、荷兰和埃及代表发言。

伊朗代表： 我建议进行一个简单替换，将“鼓励”改为“敦促”谢谢！

施耐德主席： 好的。接下来，荷兰代表您有什么意见吗？

荷兰代表： 我已按照您的要求分发了，因为我认为，主席，我还将这些措辞分发给 GAC 清单中的联系人，但汤姆可能没有看到，因为我并没有专门发给他。

但我认为我需要为此提一个小的建议，它主要针对第二部分，可能也是一个并不那么带有评判性的建议，因为这里含有某种评判意味，而我并不希望带有这种意思。相当中性的文字。

施耐德主席： 感谢。

荷兰代表： 我能读一下吗？

施耐德主席： 好的。我们将它作为第二备选文本，可以吗？第二段。

埃及代表： 是吗？

施耐德主席： 是的。

埃及代表： 好的。抱歉。

施耐德主席： 不过，汤姆晚上会找出所有错别字，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这方面问题。

您觉得第一段还有问题吗？这是在试着说——

西班牙代表请发言。

西班牙代表： 我还想回头谈谈上一个动词“鼓励”。我不希望社群急于做某些我认为不可行的事情。我倾向于“鼓励”一词，但不要急于取消限制——

施耐德主席： 公告是——

西班牙代表： 不要急着讨论——

施耐德主席：公告是，下一轮工作直到 2020 年才会展开，所以我们会有一些时间。我们同意——这确实不是根本点。我们同意这两个词语中的某一个吗？

我建议使用原词“鼓励”，因为它色彩略轻——

大家同意吗？

这个时间将从讨论其他问题的时间中摘出来，这个时间指的是我们花在这里的时间，这样大家都会记得比较深刻。

有请伊朗代表发言。

伊朗代表：主席。您给我的东西没有任何实质内容，因为我们要讨论两字母问题。好的。

施耐德主席：谢谢！那么就是“鼓励”。

第一段还有问题吗？

请英国代表发言。

英国代表： 好的。谢谢主席！只是关于“几轮工作”一词的语言问题，就是这里。我们可以将它改为“后续程序”吗？因为——

施耐德主席： 这没关系。我们讨论的是未来几轮工作。我很抱歉，我需要稍微试着将重点放在它的本质含义上。

英国代表： 但轮这个字——它是有含义的。

施耐德主席： 是这样的，我们在去年使用了这个词，所以我们保留这个词可以吗，马克 (Mark)？

谢谢！

大家对第一段还有任何异议吗？

没有。好的。现在，我们需要在第一、第二或第三个之间作出决定。它们表达的意思相同。一个是——它们的方式不同。

伊朗代表请讲。

伊朗代表： 我对荷兰代表的提议没有意见，但前提是将最后一行的“密切磋商”更改为“且 GAC 完全参与”。

磋商就是咨询。你们向我咨询，采纳我的意见，但并没有如此执行。这就是磋商。

“GAC 完全参与”。谢谢！

施耐德主席： 我们可以接受这个建议吗？杰玛 (Gema)，您有什么意见吗？

西班牙代表： 但我认为这自相矛盾。我们建议董事会不要撤销保护，但同时我们还希望他们处理是否应撤销当前保护的问题。所以，我喜欢第一种表述。

施耐德主席： 杰玛，我认为它的逻辑很清楚。这可能也是语言的问题。

这段话的第一个含义是我们建议董事会现在不要撤销保护，第二个含义——我认为荷兰代表的提议确实比上一个表述更文雅——是处理问题，以在我们对所有内容进行讨论后，重新评估是否应撤销保护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这非常清楚。伊朗代表有什么意见吗？

伊朗代表： 我并不拥护荷兰代表的建议，但他们的建议确实更明确。我要说的是“在此阶段”。您没有读到这一句，“在此阶段”。谢谢！

施耐德主席： 大家对第二种文本有任何问题吗？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努力发出的讯息。

尼日利亚代表，您有意见吗？

尼日利亚代表： 我们的问题是“在此阶段”这个短句。如果不重新措辞，我们会更赞同原始草案。

施耐德主席： 抱歉。您所说的“原始草案”是指什么？第一版吗？

尼日利亚代表： 是的，第一版。

施耐德主席： 如果我们想使用第二版，这并不是指措辞，而是把握它的含义。我们需要认识到——

尼日利亚代表： 我们处在哪个阶段？

未知身份的发言者： [关闭麦克风]。

施耐德主席： 这两份文本的意思都是指“除非有新的变化”。意思是，现在我们希望保持现状，而是否解除的问题应在不影响结果的前提下提出。这并不是说应该撤销，但是否应撤销的问题只有在与 GAC 进行磋商时才应提出。

所以，这并不意味着违背我们今早拟定的文本，也不意味着在对它进行讨论后就应撤销。我们只是指，在对整体情况进行评估后，可以重新提出问题并进行讨论。

我希望明确这一点。巴拉圭代表有任何问题吗？

巴拉圭代表： 您知道，我对尼日利亚代表的表述有些疑问。我只是稍微觉得第一段似乎更加具体，它指出“GAC 建议董事会保持当前对三字母代码的保护”等等。另一个，也就是第二段给我的感觉是好像已准备好在之后随时撤销，或者类似意思——

施耐德主席： 谢谢！

巴拉圭代表： 但这两种表述我都可以接受。

施耐德主席：

我想我明白您的意思。

这样会感觉更好吗，因为我们两次用到“撤销”这个词，所以，如果您快速阅读，您只会注意到“撤销”、“撤销”、“撤销”，而且很可能这并不是我们想给人留下的印象。如果我们说——还是看第二份文本“GAC 建议董事会在此阶段保持当前保护”，可以吗？

也就是，现在，我们保留保护措施，而对于是否撤销保护的问题，我们还可以使用是否保留保护措施之类的问题。我们可以更改为这样吗？它的实质含义并没有改变，但是文中就会出现一个“保留”然后是下一个“保留”。大家同意吗？

请法国代表，然后是西班牙代表发言。请讲得简洁些。

法国代表：

好的。谢谢主席！其实我同意尼日利亚和巴拉圭代表的建议。我认为这个问题就是“在此阶段”暗示着在其他阶段保护将被撤销，所以我倾向于保留之前的段落，也就是原始段落。谢谢！

施耐德主席：

还剩 9 分钟。我们该怎么做？

我们可以跳读段落，是的，或者我们可以——请加蓬代表，然后是挪威代表发言。

加蓬代表： 非常感谢主席先生！我有一个建议，我建议我们应保留第一部分，因为它反映出我们今天上午讨论的内容，所以我建议，正如尼日利亚和其他代表所说的，我们应坚持第一段。

施耐德主席： 非常感谢，加蓬代表。

所以，我们似乎都希望保留第一段，那么我们来看第一段，我们可以在这第一段中进行任何可能的增补。

我不知道倾向于第二段的代表有什么意见。

有请挪威代表。

挪威代表： 我们也倾向于第一段。而且您也提到了关键词“除非”，我认为，在我们看来，这种表述效果更好。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还剩 8 分钟。

有请荷兰代表、西班牙代表，然后是伊朗代表发言。

容，即我们认识到有些人已经改变，他们敦促董事会将 IGO 纳入到其审议工作以及 GNSO 的审议工作中。

就是这些含义。我不觉得它们非常关键。我希望我们可以对此达成一致意见。

伊朗代表请讲。

伊朗代表： 只需简单地删除“积极”一词。这有什么关系？因为总是积极的，没有不积极的。

施耐德主席： 如果大家同意，我想我们可以遵循伊朗代表的意见。

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然后再返回上一个遗留的问题吗？

现在，我们完成了，我们已经处理了所有内容。唯一剩下的问题是两字母代码，对吗？欧勒夫，您——好的。

非常感谢！这样会非常高效。我们要坚持这种精神。我们不能占用我们的茶歇时间，但我认为这样做也值得，接下来，我们看看能不能解决两字符的问题。

好了。我们有三段文字。

是的，新西兰代表有意见吗？

GAC 认为，如果未指定任何优先选择，逗号，则不应将未响应视为同意。句号。

施耐德主席：

谢谢！

所以，它试图体现的是一些国家或地区对其代码的发布没有问题，其他国家或地区则有问题。而对于没有明确指明的国家，不应将未响应视为同意。

大家对此有没有意见？这对我们有帮助吗？

我已收到斯威士兰、巴拉圭、尼日利亚和伊朗代表的反馈。

谢谢！斯威士兰代表请继续。

斯威士兰代表：

谢谢主席！这是一个不错的折中意见，但这还远远不够。它必须特别指出，有些国家或地区需要明确批准才能使用两字母代码。

施耐德主席：

我认为值得如此，您可以系统地阐述您刚刚提到的观点吗？因为，我认为您是对的，它并没有明确说明部分国家或地区对此问题有非常强烈且明确的看法。

那么，斯威士兰代表，您可以提供一份拟议的文本以添加进入，或者具体的修改吗？

斯威士兰代表： 第二句谈到“部分国家或地区要求申请人取得明确批准才能在第二级别使用其国家/地区代码”。

施耐德主席： 您能再重复一遍吗？申请人取得明确的？明确，是这个词吗？明确？

明确批准。

请您再重复一遍您刚才所说的内容。获得明确批准。

斯威士兰代表，请重复一遍。

斯威士兰代表： 主席，我还没有完全想出来，我刚才只是总结了一下自己的看法。

施耐德主席： 其他人呢？伊朗代表请讲。

尼日利亚代表： 我同意巴拉圭代表的说法，但对于第二份草稿，它似乎比第一份更繁冗，而且意思没有什么不同。

施耐德主席： 谢谢！

在您继续发言之前，我想说明两者的不同是，第二份文本指出政府对其如何处理——或其他方可以处理其国家/地区代码的方式有不同的意见。

第一份文本的意思是我们可能就文本的内容达成一致意见。

所以我想问问大家，我们是否已经对第一份文本达成一致意见？我看到很多代表都倾向于第一份文本。

我们对这个观点是否达成了共识？不是对措辞，而是对文本的含义？除非另有具体说明，否则我们希望看到明确一致同意，有人对此有异议吗？

西班牙代表有问题吗？

西班牙代表： 我并不反对。我只是回顾一下 2015 年 2 月或 3 月 GAC 在新加坡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即沉默并不意味赞同。下面我要读一下这句话。

在 GAC 建议的 B 函第 7 节中：将在 GAC 网站上公布计划同意所有要求且不需要通知的 GAC 成员清单。

这意味着只有这些国家不会反对，也不会收到通知。

伊朗代表： [关闭麦克风]。

西班牙代表： 您可以登录该网站——

伊朗代表： 将文本放映到屏幕上。

西班牙代表： 3月12日，新加坡 GAC 公报——

施耐德主席： Kavouss，即使使用高科技，速度也没有那么快。我们依靠人工删除我们在这里确定的内容，然后搜索文本，再把它放映到屏幕上。所以，请冷静下。

这是关于两字母代码吗？不是关于国家/地区的名称？

西班牙代表： 是的，关于双字母代码。

我可以接受这段话。只是要知道，我们将返回到上一个意见。

有人说我们希望有个关于明确同意的规则。其他一些人说，这与我们之前一直要求的不同。所以出现了以上两种观点。

伊朗代表请讲。

伊朗代表： 谢谢！您可以问一下有谁强烈反对红色文本吗？强烈反对红色文本。

我指的是对该内容持强烈反对意见。说明情况。有人这样认为，有人那样认为，这就是情况。

最后，我想补充的一点是，那些需要明确同意的国家或地区应告知 ICANN。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不进行任何更改。我们只是澄清情况。

施耐德主席： 谢谢伊朗代表！我认为在接下来的几分钟内，我们认可第二种文本的几率较高。所以谢谢您的这一建议。

我看到有人在点头。

您能重复一下第二份文本中您建议的增加或修订内容吗？就是您刚刚提到的文本。

伊朗代表： 主席，中间一段。

如果您将中间段放在最后。去掉中间内容为“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要求”的一段。从“其他”开始，并将它放在最后。现在就是这样。好的。

然后添加“后者必须告知 ICANN”。

施耐德主席： Kavouss，请慢一点。谢谢！

伊朗代表： 为此，后者必须或需要或经要求——您可以使用其中任何一个词——告知 ICANN。

这是什么意思？需要明确同意的国家和地区应告知 ICANN “我需要明确同意”。就是这样。

施耐德主席： 谢谢，Kavouss！这也许能引导我们找到解决方法，希望确实如此。

所以，第一句是说一些国家不需要通知。第二句话指出，如果未指明任何偏好，不应将其视为同意。第三句话是说，一些或其他一些，或许我们可以删掉其中一个词。

伊朗代表： 从法律观点看，是其他一些。一些，其他一些。意思相同。

汤姆，请把这部分展示出来，让大家看看。

大家是否接受？有任何异议吗？

没有异议。

没有异议。还是没有异议。同意。好的。我们是否需要——现在我们看第三段。我认为这是措辞问题。好的，Kavouss 请发言。

伊朗代表： 这是建议部分，我们应保留建议但可以不予考虑。要删除括号和等等。GAC 建议等等。

施耐德主席： 但我们是否应该保留“应”？

伊朗代表： 是的。

施耐德主席： 内容可以是“GAC 建议，相关注册管理机构或注册服务机构应在发现风险时与相关 GAC 成员合作，以就如何管理该风险达成协议，或在名称已注册的情况下，请第三方对情况进行评估。”有任何异议吗？好的。非常简要。距离茶歇结束只有四

分钟了。丹麦代表和西班牙代表有问题吗？暂时就是这样。请丹麦代表和西班牙代表发言。

丹麦代表： 谢谢主席！我认为“我们建议”看起来有点怪。我们是在向董事会提出建议吗？所以我认为这样的话会更符合逻辑：“或者 GAC 鼓励相关——”我们可以使用这种表述。

施耐德主席： 我认为您说的很有道理。我们是否应该这样说“GAC 建议董事会敦促相关注册服务机构”等等“参与”？这符合我们正常的逻辑，对吗？等一下，我们在屏幕上看下内容。“敦促相关” - “参与”取代“应”。是这样吗？有任何异议吗？西班牙代表有问题吗？

西班牙代表： 这与上一段不一致。有人会说，如果某个国家或地区不发表意见，国家/地区代码就无法单独使用，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与注册管理机构讨论，或者——

施耐德主席： 我们说某些国家或地区持有不同的立场，事实是，其中一些被委派为代表。这是一种尝试方法，在情况已经发生时，让人们

一起讨论，多进行些尝试以找到解决方法。所以，我认为这没有不一致。这样可以吗？欧勒夫有什么意见呢？

欧勒夫·诺德林： 是的。我认为它会回到我们关于缓解措施的提议的初衷。

施耐德主席： 对此文本有任何不同意见吗？没有？好的。现在距离茶歇结束只有两分钟了。加勒比电信联盟 (CTU) 代表和丹麦代表有什么意见吗？请讲得简洁些。还剩 2 分钟。也请美国代表发言。

加勒比电信联盟代表： 谢谢主席先生！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它是关于文档中某一处的“尽最大可能”。

施耐德主席： 是的。回到这部分的上下文，请等一下汤姆。无论删除还是保留，它都没有改变整个文意，对吧。所以，我们必须在剩下的一分钟内找到第三种简洁的陈述。加勒比电信联盟代表，请谈谈您的建议。

加勒比电信联盟代表： 好的。我会删掉“尽最大可能”，并将“有效”改为“妥善”。“妥善解决”。

施耐德主席： 取代“有效解决”。大家都在摇头。我不会这样替换。请库克群岛代表和美国代表发言。

库克群岛代表： 谢谢主席！我同意删除文本，因为这是一种我期望的努力，并不强调它。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美国代表请发言。

美国代表： 谢谢主席！实际上，我只是认为我们需要在茶歇前解决这些问题，很抱歉。但就当前问题，我倾向于保留“尽最大可能”。我认为删除它会让人们理解为建议不会被执行。我希望能解决后，再次从不同角度发言-

施耐德主席： 好的。

美国代表： 好的。

施耐德主席： 我们中的一些代表希望删除文本，其他则希望保留。我们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所以，我们必须找到解决方法。美国代表，您还坚持保留吗？您一直没能说服别人，让他们认为这种增添是有必要的。

美国代表： 实际上，主席，在之前的讨论中，就是我们说在休息之前解决这个问题时，有好几个人加入进来，他们表达了对这种措辞的支持。

施耐德主席： 好的。巴拉圭代表请讲。

巴拉圭代表： 主席先生，我也建议保留。因为保留“尽最大可能”这个短句，并没有改变文意。

施耐德主席： 好的。我们可以保留这个短句吗？有任何反对保留的意见吗？伊朗代表有什么意见吗？

伊朗代表： 不反对，保留，然后继续完成会议，因为必须在 3:30 结束，否则您将收到一张红牌，因为您把我们推向了 3:30。马上就到 3:30 了。

施耐德主席： 我把自己交给各位了。对保留该文本有任何反对意见吗？谢谢！美国代表还有一个意见。请讲。

美国代表： 是的，我很抱歉，主席。但关于我们没有提到的两字母代码的理由阐述部分，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能否告诉我括号里内容的状态？

施耐德主席： 说的好。实际上，我们还没有对此讨论过，我对坐在房间中的各位感到很抱歉，但这不是电视节目，是 GAC 现场活动。所以，这可能会对我们工作方式培养有帮助。请再给我们五分钟，我们差不多就要结束了。汤姆，您愿意快速读一下吗，我们会看到这些内容。丹麦代表，您有什么信息需要告诉我们吗？好的。

丹麦代表： 我已经指出过，但实际上我认为应该将它删除，因为我们尝试在理由阐述部分向董事会建议，这是错误的。在理由阐述部分，我们应给出理由，而不是提出建议。所以——

施耐德主席： 关于汤姆将阅读的这部分理由阐述？

丹麦代表： 是的。我们认为应该将它删除。

施耐德主席： 整个理由阐述，这样就没有理由了，但我们——

丹麦代表： 不，在理由阐述部分，我们向董事会提出建议，这是本末倒置。

施耐德主席： 这可以为我们节省一些时间。或许，我们可以只参考之前针对此问题提出的建议，将这个说成是后续建议。这样会有帮助吗？或者，我们读一遍，然后讨论？我们可以将它删除吗？因为这并不是新内容。我们对此研究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是否同意这个理由阐述——我们相信汤姆，他会根据讨论等等内容并参考之前的建议，将它归类为后续意见？并认为它是之前建议的澄清。这样可以吗？西班牙代表，您可以接受吗？

西班牙代表： 是的，但它是关于三字母代码的理由阐述。我们需要新的内容。我曾发送——

施耐德主席： 这是两字母代码。我们谈论的是两字母代码。

西班牙代表： 是的，但这是关于三字母代码的注释，我们需要新的理由阐述，我向电子邮件清单中的各位提供了该文本。

施耐德主席： 现在，我们谈论的是两字母代码。我们不要再谈三字母代码了。那么，我们是否同意为旧的建议使用此理由参考，并表示我们已经讨论过而且这没有变化——荷兰代表，您有意见吗？我们马上就要结束了，请抓紧时间，谢谢！

荷兰代表： 第一部分，理由阐述的含义并没有受到语言变化的影响，所以并没有给出建议。我认为第一部分仍然有效。但第二部分则应该删除或更改。谢谢！

施耐德主席： 汤姆，您能快速读一下吗，要不然大家会感到困惑。我们没有时间了。大家能同意我的提议吗？我们参考以前的建议，并表示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了？我们没有时间查看那个理论阐述了。好的。三字母代码。我们讨论过该理论阐述吗？我们需要重新讨论吗？

汤姆·戴尔：

入场奖。我们设立了入场奖，将有一位获奖人赢得奖励。抱歉，这是一个严肃的事情。旨在鼓励大家出席会议。感谢各位的参与！该奖项的获奖者将跟一些可爱的驯鹿一起穿越芬兰乡村，他就是国家电信与信息管理局 (NTIA) 的代表 Christopher Hemmerlein。

[听力文稿结束]